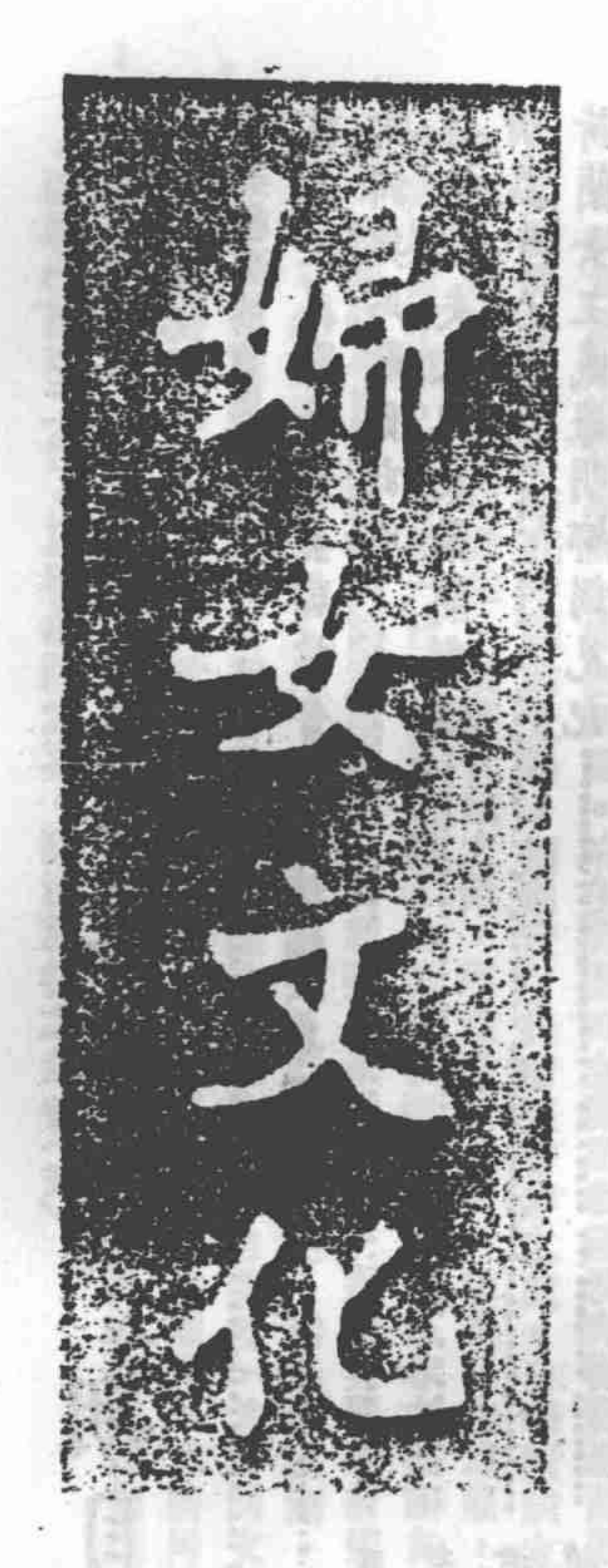


第二卷第八期

民國卅六年十一月出版

本期要目

婦女文化第二卷第七八期目錄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雜俎

中美救濟協定與救濟工作

中國與美國關于美利堅合衆國救濟援助中國人民之協定，已于十月廿七日由中美兩國代表劉師舜司徒雷登在南京正式簽訂。其簽訂之內容也正式公佈了，根據美國國務部的宣布，此項協定，是由于美國依照聯總結束對戰爭受害國家三億三千二百萬美元之救濟計劃，提供救濟來援助中國人民的。此項協定當然可以證實是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極大同情，相互友好之積極表示，其救濟物資之數量雖未規定，但已決定以若干生活基本必需品爲限，如糧食、醫藥品、衣着肥料，殺虫劑，燃料及種子等爲主。價值約三千萬美元。

協定的內容：共分十條，有關于物資之供應，物資之分配，資金之利用，美國新聞及廣播事業代表觀察與報導之自由，美國援助之宣傳等項目。規定中國政府得准許美國代表，報紙及無線電完全自由觀察報告救濟物資之分配及利用，以及售賣物資所得增值之資金，不受檢查而儘量報導。美國代表并被准許查督物資之分配。物資之分配，不受種族宗教信仰及政治信念之歧視。而本國政府并不可將其用于不重要之用途。對于本國生產及自其他方面輸入之美國救濟物資及其他物資的分配，得取適當之步驟，以保證各階層之人民對于物資可獲公平分享。并且規定此項協定之條文未被實踐。或大量美國救濟物資及當地或外地輸入之物資，用于軍隊之維持，則美國得停止救濟。

就其協定條文來說，當無非議。站在美國的立場是希望救濟物資能實惠民衆，能公允，能達救濟之最高效率。因此重在監視與分配。而站在中國的立場，倒確實有些啼笑皆非之感。自聯總成立。各地善後救濟工作，先後展開，殍殣遍地的中國人民，正是劫後餘生，飢寒交迫之際，雖然善後救濟，仍是杯水車薪，然而到底不無少補，豈知，救濟未久，貪污之案則層出不窮，致有救「巳」總署之譏，如善後救濟總署副署長等之集團貪污一案，尤爲駭人聽聞。主辦救濟人員如此違法，當難怪今日中美救濟協定中規定「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對于美國政府依照本協定所供給之物資，應有直接監察及管理之權」。此類條文在與奧、何、希、波等國是否有此項規定，當無法揣測，然而以中國之國際地位而言，應當有所警惕，尤其負責主辦人員，更不可因自私而有損國格。且物資來自國外，其非同文同種之人，尚有解衣衣人之同情感，而負責人員反以救濟同胞物資，變爲救巳，從中漁利，則將何面目以對國人，又將何以對盟友?!此次物資據聞本年內可運來我國，則于此天寒地凍之冬季，若干條告同胞庶幾可免于飢寒。其負救濟工作諸先生，當能以「人飢巳飢」「人溺巳溺」之胸懷，而執行此項工作。以收救濟之功。而洗以往之羞恥(甯)

專載

蔣夫人在國際婦女聯誼會中演講辭

國際婦女聯誼會今天開會，本人得有機會參加，與各位聚首一堂，交換意見，覺得十分欣幸。

我非常贊成貴會創立的意義，像貴會這樣一個團體，其組成份子包括着各國使館以及其他社會團體的婦女，不但機會難得，并且充分表現着「世界一家」的真正意義。各位來自各不相同的國家，與各不相同的生活背景，藉着本會的接觸，大家可以增加見聞與經驗，各位都能以各位祖國所有的文化精髓互相交換，貢獻，以及貢獻給我們中國。

此刻我向各位講話，正像面對着一個錯綜複雜的世界橫斷面，這種感覺，真使我感慨萬千。然而各位在南京與我們相交，不論歲月的久暫，却還有另外一方面的重要意義。當各位將來東返故國的時候，各位的友朋都將把各位視為中國問題的專家，各位所帶回去的觀感，將為構成你們親戚朋友對於中國印象的一部分資料，——而且極重要的一部分。各位的談吐，各位對於中國的觀感，將使許多人發生深刻的影響，因此各位倘使自己問自己，我居住中國的這一段時期，是否使我在歸國之後可以成為中國問題的一個更正確的解釋者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從這一方面說起來，我們豈不都是成了國際的使節或多少作點貢獻來造成人們腦海中所構成的整個世界的印象？

我很早就有一個簡單的主張，我深信人生應有兩個大目標，這兩個目標在人類行為上有難解難分的密切關係，永遠是互相為用，互相發明的，

這兩個目標也可以說我們所尋求解答的兩個問題：（一）如何培養和增進我們自己的智慧與性靈、（二）如何幫助別人培養和增進他們的智慧與性靈。人類許多的抱負與努力，都包括在這兩個基本目標之中。如果各位同意我這個前提，我想貢獻若干意見或許有助於各位

對中國問題的認識。

第一、我想向各位建議，貴會可以研究和探索中國文化的實質，關於這一點，中國對於任何外賓之有意於此者，莫不表示歡迎，貴會很自然的可以成為一個中心，借討論會，演講或展覽會等方式以研究中國藝術、音樂、文學、戲劇、建築、哲學以及其他中國各種豐富的文化，中國的教授與學者，必樂於協助各位進行此一計劃。在我們南京的大學或研究所，我們的政府機構都有學養深湛的人，願為各位與中國學術間的文化橋樑，經此一番切磋之後，各位將來歸國，雖不一定能夠接授我們的文化，但至少可以瞭解使中國人之所以成為中國人的思想與傳統。瞭解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各位必能更明白這個民族在其歷史與社會的環境之中，何以有他們獨特的性能。

我相信，如果貴會有這種抱負的話。對於未來國際間的友好與敦睦，必能作更大貢獻。然而問題并不像上述那樣的簡單，人生許多艱深問題的答案，并非在書本中所可找到的，它們往往潛藏在人們心靈中。倘使你要對中國有深刻的瞭解，必須準備對中國有所效勞，由此而與中國人民多所接觸。各位之中，如果覺得生活的圈子過於狹小，往來者僅限於一些外交界人士，那麼似有設法在中國人民間增加你們交誼的必要，各位會發現他們極願與各位認識，極願更進一步的瞭解你們國家的情形，這種友誼的接觸，我相信雙方都能獲益。

貴會除了擴展對中國人民的交誼之外，還可以從事活動援助中國貧困和不幸的人民，而各位這種活動，在不知不覺中，必可獲得相當的精神酬報。例如舉辦托兒所，為職業婦女白日照顧孩子，協助解決產婦的困難，救援貧病者等，都可以藉此而認識中國人民，人們往往在苦痛悲哀之際，流露出他們的真性情，我敬向貴會建議，設法去研究實現此一計劃的可能性。

增加自己的智慧，同時設法增加別人的智慧，這是人生給我們的

兩種永恆性的滿足，誠然，前者是主觀的，後者是客觀的，然二者都足以加強人類內在的精神力量，還是使生命豐富的一個途徑。

中國最近經過了一番火與血苦痛的洗煉，我們的頭部雖已打得血跡淋漓，但並沒有低下去。在我們艱難無比之際，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給了我們可貴的鼓勵與援助。在勝利前夕，有一個時期，中國在世界輿論與友誼方面，或許可以說曾經達到了最高的揄揚紀錄，那時我們並不感覺榮幸，而且我們想到對於過分的贊譽亦不敢承受，我們知道必有一個時期，以前許多中國的友人，將因中國復興工作的不能迅速，而有不耐煩與過事吹求的表示。

現在耳朵裏所聽到的，祇是些指責及誤會，在這種情形之下，要中國從目前的嚴重困難之中迅速發達，實非容易。

然而我相信這種失望也未嘗沒有它的功用，到結果，而且還是真正的收穫。那些專逢順境的人，習聞種種的贊揚與恭維，但他們很快就會失去現實的感覺，在黑暗時期覺得前面一片黑暗的時候，最足以真正鍛煉一個人的性格，在那種時期，最強毅的人也會覺得前途茫茫，不要以為世界上成功和最勝利的人不會有過一切似乎無望而發生懷疑與失去信心的階段。人類的力量與個性，在他們從絕望的深淵中奮鬥以求出路的時候，方能表現出來。在這種克服困難的奮鬥中，才能產生人類的進步。如果世界上一切都經命定，那末人類也永遠死氣沉沉的停滯在可鄙的狀態中了。

凡是我們以堅忍和毅力渡過了國家最艱危時期的人，對於今日中國問題益發繁複，處境益發困難的局面，是不會沮喪和氣餒的。祇要我們深信公理是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就確知目前的艱苦危難，將使我們愈加奮發和堅強，我記得羅斯福總統有一次對我講述他在內政外交上所進行的許多非常艱鉅的工作，當時我問他：有時遇到事情遭受挫折的時候，他會不會感覺失望，他以他那種令人愉快的慈祥神情，笑着說：「不，我不失望，我已經辦好了不知多少事情，我不能說件件都圓滿、成功，祇要到後來，我能夠意識到有百分之六十的事情是朝着成功的方向走，我就覺得已經獲得了相當優異的平均成績，我已夠滿意了。」

我們在今天的中國，應該響應羅斯福總統這句話：我們無法實現我們一切的理想，還是確實的，我們懷抱中的希望有許多恐難實現，但是我們堅決信仰，將來的中國也會取得至少六十分的平均成績，這個成績，即足以表示我們理想中富強康樂的新中國，和暗晦混亂的舊中國間，有些什麼區別。

我有時想，中國人民最有害的一種信仰，就是「一動不如一靜」這一句老話，這種信仰阻擾人類的進步。我們為改善國家生活而努力工作的人們都是實幹的活躍份子，我們現在正以掃除舊弊，開闢新途的方式，來建造我們的國格，和鍛煉我們的生存力量，當我在人民中間看到了這種堅定的新精神的時候，我對國家將來的信仰就益發強固了。

中國前途，還有若干艱難的歲月，但是不論我們獲得世界的援助與否，我們準備爭取成功，奮鬥到底。我們本身自有建立偉大中國所必需具備的條件。西方國家假使願意的話，也許可以設法縮短我們被釘在十字架的時期，但無論怎樣，我們決不會憂恐失望，因為中國人有自強與自立的精神。

我現在試舉一個平凡而適當的例子，來喚起各位的同情。諸位在離開鄉井，到另一個國家去成立家庭的時候，大概都有過一組忙亂的經驗，當你初到一個地方，你的行李箱籠還沒安頓，零亂雜陳，你面對着建立新居的種種煩細事務，這時候的苦悶恐怕是最難受的了。我們在重慶和其他城市居住了十年以後，一旦回到我們南京的老家，發現週遭的種種混亂不堪時，我們深深體會到這種經驗，這委實是件艱鉅的工作。

國家的生活，和個人的生活一樣，建設與再造的時期也就是困苦艱難的時期，但是我們知道，也惟有這些時期，我們才能完成真正持久的事功，來確保一個有良好生活的將來。我們現在雖然還沒有使戰後的局面決定下來，但我們正在積極地處理這項工作。不論某些信仰不堅的人士在報上發表些什麼意見，我們是毫不灰心的，因為我們具有一個偉大、富強、自由和秩序井然的中國的一幅遠景，這個新中國的締造完成，將是我們今日種種努力的無上報酬。

今天我在會場裏深切的感到各位對於中國艱鉅的任務，表露着同情與瞭解，最後，我願回到開始這個問題的感想，我們希望各位能夠真正瞭解中國，假使這一步能夠做到的話，各位將能獲得一種深刻的文化與精神的體驗，假使各位能瞭解中國，我想你們會喜歡我們，因為祇有不知與誤解，才引起不信與懷疑，各位將來回到本國以後，本人相信，你們都將成為促進國際諒解的重要連鎖，進而使未來和平世界之建立，有極大的希望。這是各位對於中國——也是對於各位本身的最大貢獻。

歐洲與馬歇爾計劃

展虹

歐洲各國，在第一次大戰後的二十年中，無日不在政治的勾心鬥角中動盪着。至於經濟方面，因爲德國復興的迅速，還不會吃過很大的虧。第二次大戰爆發後，戰爭的鉅大消耗，把歐洲經濟打業深淵的漩渦裏。到了大戰後半期，就是英國，如果沒有美國的物資租借法案接濟軍需，則歐洲將成爲一個怎樣的局面，實未可測。大戰結束，擺在各國面前的就是一個極其嚴重的經濟問題。可以說大家都被戰爭[illegible]經濟走到貧窘的尖端了。

英國爲了要克服這個大困難，不惜把戰時的政府也推翻了，擁護工黨當政。可是計算一下，除了變賣國外投資十一英磅，還負着戰債三十三億英磅。它在戰前的債權國的地位完全破毀了，現在已成了債務國家了。可以說在借債中過活。國際通貨的主權，在戰前是與美國平分秋色，戰後，這個主權全部都轉移在美國的手中。一九四五年冬，它迫得向美國借款三十七億五千萬的美元來挽救當時國內經濟的崩潰，同時擬訂了一個方案。準備利用這一筆借款在五年之內，完成了經濟復興的計劃。却不料到了今年八月，因爲海外駐軍負担過重，入超太大，和一九四五年借款時與美國所訂的條約裏的漏洞——在協應了「訂約一年之後，撤消國稅保護制，取消英鎊集團，參加國際貨幣基金與國際清算銀行，參加國際貿易會議，討論怎開放英國市場，實行美國所提倡的貿易自由——以致英鎊大量流出，帶來了一個空前的經濟危機。

歐洲大陸，遭受戰爭直接的廣大摧毀與鐵騎踐踏，已成一片廢墟的戰場遺跡。工業生產工具，無法恢復，自然談不到生產；商業市場，更何從而復興。法國曾向美國借到了二億五千萬元美元。但想拿來恢復它的工業，農業，和航空工業至戰前的水準，那是杯水車薪，無補於事。希臘是戰後連接着有內戰，又是一個靠着借款來勉強維持的一個國家。而且維持軍隊，未易展望到它前途的光明。擴寬這年終着嚴厲的寒冬和飢餓，它是和法國一樣永遠不能忘記德國給它創傷的創痕。其他國家，連土耳其在內，沒有一國不深感經濟危機有一觸卽爆的空前危險。去年英國和歐陸同樣煤荒，好容易熬過去。今年的歐洲却普遍地糧食歉收；煤斤依然缺少。東歐幾個國家，雖然是以農立國，也只能勉強支持着本國所需，絕不能供給全歐洲各國的需要。所以整個歐洲在今年冬天面臨着重大的嚴寒和飢餓。

美國的情形，和歐洲恰恰相反。戰爭帶給美國的是過度的繁榮。它因爲獨得天厚，資源豐富，人力充沛，經過戰時的動員生產，所以它的物資佔全世界之冠。固然，大戰之所以能夠及早結束，及戰後的救濟工作至所以能合理地展開，要歸功這特强的生產力和豐多的物資。可是，在戰後的今天，超過了某一限度，它馬上會帶來一個生產過剩的惡果，除非這過剩的生產品有它的消路的市場。接着調濟有無的情理，以美國之「有」，救濟歐洲之「無」，原是一個很合理的調濟計劃。不但合理，而且可拯救歐洲克服這一個經濟的危機。又不但可以拯救歐洲，也可以使美國避免生產過剩的經濟不景氣。所以本年六月五日馬歇爾在哈佛大學演講所提出廣泛的全面援助歐洲經濟復興計劃，原無可厚非，如果沒有其他的含義這確是一個既救人，也援己的大計。馬歇爾主張世界的和平與繁榮是有整個性的，不能分割各立的。他看到歐洲的飢寒交迫，經濟崩潰，遲早必會影響美國，如果美國不及早給予救濟援助復興的話。他要歐洲人先要做三件事：

第一，各國調查其本國所有的資源及其需要。

第二，擬定一個「自助」的，使可能復興歐洲的經濟計劃。

第三，將所訂的藍本交美政府參考，然後決定協助完成重建歐洲的計劃。

從表面看，這個計劃比較適合歐洲人的脾胃。這也可以從三方面

第一，它沒有軍事的危險可能性。它只注重全歐的經濟復興。這給與歐洲人樹美的憧憬和極大的希望。

第二，它的對象乃是全歐，並無彼此親疏之分，也沒有扶此抑彼之意。

第三，凡事仍叫歐洲人自主。

對於馬歇爾計劃之本身，經過這樣的分析，本沒有什麼可以非議的。所以當這計劃宣布後，歐洲人民的歡欣鼓舞，大家以可能借助美國迅速恢復自己的繁榮。英外相貝文於六月十七日飛抵巴黎，與法外長皮杜爾會商，而於十九日邀請蘇聯參加。二十七日莫洛托夫到巴黎，七月二日開會議，經過五次三外長會議之後，莫洛托夫主張三點：

第一，要求美國說明援助範圍。

第二，要求美國國會能够批准這個計劃。

第三，實施這個計劃時，美國不得干涉他國經濟政策，或附帶政治經濟的束縛。

這些要求沒有回響，蘇聯便拒絕參加。而且在這個計劃宣佈前，杜魯門主義的援助土耳其和希臘的事實，已給與歐洲人許多不安。這就是馬歇爾計劃第一次受人猜忌的啟端。

因爲蘇聯的撤退，東歐的國家都裹足不前；西歐十六國（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丹麥、挪威、瑞典、冰島、愛爾蘭、葡萄牙、瑞士、義大利、奧國、希臘，土耳其）在英法領導下在七月十二日在巴黎開會，討論各國對於馬歇爾計劃可能合作與支付的問題。會中卽決定了草擬報告書。書中有三個要目：

第一，歐洲各國訂立復興計劃，預計在一九五一年以前將糧食有燃料的產量恢復至戰前水準。工業提高至某一種限制。同時十六國約定務使物資與勞工流通互濟以求達成復興任務。

第二，強調經濟來源，唯自美國。在今後四年中，共需美款援助達二百二十四億元美元。

第三，與會各個國家，極願有機會與美國進行商討。

歐洲是熱鬧一時，可是美國甚是冷靜、第一表現出來的是當報告書送到華盛頓，國務卿克萊頓卽批了一個「否定」的答案：因爲內容只有十六共同需要的總額，而無個別國家所需要的數字。第二呢，這樣大的一筆款，必須國會通過，始可執行。國會要待明年一月才開會。第三呢，明年乃是美國的大選年，國會要錢是叫人民增多負擔。人民肯不肯，全不會支持要自己增加重負的政黨。這都是競選政黨所必須顧慮的。第四，美官方已透露了下列幾點作爲實施馬歇爾計劃的先決條件。那就是：

（一）歐洲各國廢除優惠之關稅壁壘，

（二）各國商業具有多國性質。

（三）以平等之基礎待遇各國。

（四）在歐洲內河水道，以多瑙河，自由航行權。

（五）實現德國之經濟統一。

（六）批准並簽署和平條約。

（七）均分歐陸之資。

這是不是歐洲人所能全盤接受的，實在是一個疑問。最近美國更進一步懷疑四年之後，歐洲是不是能够自供自給，能够復興自立。它怕拿自己有限的資源投到歐洲無底的深谷，而自己也可能被拖下去。

和這個冷靜的對照，却是蘇聯與東歐諸國的緊張場面。

六月九日　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訂通商條約。

六月十九日　捷克與保加利亞訂通商及文化條約。

七月四日　捷克與波蘭訂經濟合作條約。

七月十日　捷克與匈牙利訂通商條約。

七月十二日　蘇聯與捷克訂五年商約。

七月十三日　蘇聯與保加利亞訂通商條約。

保加利亞與匈牙利訂通商條約。

保加利亞與芬蘭訂通商條約。

七月十六日　蘇聯與匈牙利訂通商條約。

九月底　蘇聯更與法，義及東歐諸國（蘇聯、法蘭西、義大利、捷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匈牙利）共黨在波蘭秦河開會，設立情報局，發表宣言。這應該能够促使馬歇爾計劃及早在歐洲實現！

現在世界，已清清楚楚分裂爲兩大營陣。這是世界和平的極嚴的大威脅。實在不是人類的幸福，而是人類毀滅的朕兆！聯合國正在成功湖開會。各國的大政治家爲將人類的前途，對於這千鈞一髮的世界性的危險，應有挽救的力量與奇策。

桂格瑞夫人與哀爾蘭劇運

李曼瑰

英國的文學史上有過不少的女文豪，如喬治伊萊爾特，勃朗寧夫人，簡奧斯頓，和白蒂姊妹，都在英國文學上放過異彩，協助寫成偉大的英國文學。但這些女作家大都是寫小說的多，女詩人也只有勃朗寧夫人。至於女戲劇家則幾乎沒有。兩前五十年，在這大英帝國的霸土中，在長被壓迫的哀爾蘭民族裏面，竟產生了一位女戲劇家，挺然屹立，做了哀爾蘭戲劇運動的台柱之一，完成哀爾蘭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史實。這位女英雄便是本文要介紹的桂格瑞夫人。Augusta, Lady Gregory 她的價值，不單是在於她的文學成績，可崇拜的是她的熱心，她的毅力，他的精神。

桂格瑞夫人的名字是和哀爾蘭劇運聯在一起的；所以要知道她，先要知道哀爾蘭戲劇運動。

哀爾蘭的戲劇運動是哀爾蘭的文藝復興，也就是哀爾蘭愛國運動。哀爾蘭這個孤島，在英國的聯合集團裏一向是受壓迫的，在歷史上有過不少次的革命。這地方土地瘦瘠，生活困苦，人民程度比較落後，一般說起來當然比不上英倫與蘇格蘭或威爾斯。但因生活困苦，人民卻很純樸，性格極誠實倔強。況且哀爾蘭原也與英倫等地同文同種，人民的聰明才幹本無高低之分。就文學而論，哀爾蘭也出過不少大文豪填寫英國的文學史頁。例如蕭伯納、王爾德、斯蒂芝等都是哀爾蘭人。不過歷來的哀爾蘭文人只是出身哀爾蘭而已，從他的作品看不出哀爾蘭的任何色彩。他們的成功與失敗也與哀爾蘭人民的苦樂無關。總之，哀爾蘭的文人，大都是走向熱鬧的地方，如倫敦、巴黎、柏林等地去尋求文學的出路。很少呆在見聞簡陋的祖家。及至成功之後，更不會回去生活艱苦的故鄉了。

但是，十九世紀末葉，哀爾蘭出了一個大詩人夏芝Yeats，他卻不是這樣。他以為只有真正到民間去，運用他們的方言，表現他們的生活與感情，寫他們的故事傳說，才算是有生命有活力的文學。於是他提倡民族文學，振興哀爾蘭的戲劇，喚起哀爾蘭的愛國情緒。他又呼籲詩與戲劇的聯合，要把沙士比亞以後的戲劇所遺棄的詩的財產，重新放回戲劇裏面；所以他和他這個運動裏面的同志們，寫劇多用詩句，卻不用詩體，詩意也極濃。

夏芝提倡了這個運動以後，第一個得力的同志便是桂格瑞夫人。其後夏芝在巴黎物色了一位天才詩人辛安格，勸他回到哀爾蘭相與合作，其他還有兩位同志馬丁和摩爾。這便是哀爾蘭劇運的幾條台柱，完成哀爾蘭的文藝復興。論文學的成就，夏芝和辛安格勝于桂格瑞夫人，但對於哀爾蘭劇運的貢獻，桂格瑞夫人的功績則遠在他們之上。若沒有桂格瑞夫人的努力與奮鬥，只賴幾個男詩人的工作，恐怕這個劇運根本就不會成功。所以當時人們稱哀爾蘭劇運的同志們做「桂格瑞夫人的演員。」

桂格瑞夫人參加戲劇運動的時候，已經是個中年的寡婦。她的丈夫奔走政界，曾作過英國殖民地的總督。她到過許多地方，經驗很豐富。他的丈夫死後，兒子還小，她處理他的遺產「高爾衛」莊——是一份很大的財產，秩秩有條，顯然是個精明能幹的有經營事業眼光的女人，卻沒有人想到她會在文學史上佔有地位的。她常常寫點詩文，編輯出版她先夫的傳記和書信等，但也不過和一般貴家婦女一樣，沒有表現什麼文學上特具的天才，對於戲劇更從來不曾涉獵。一直到了她認識了夏芝等和這些詩人結為文學上的同志，她的天才纔開始表現。

遠在一八九一年夏芝便在倫敦創立哀爾蘭文學會，次年又創民族文學會於多貝林（哀爾蘭京城）其後又成立哀爾蘭文學劇院（一八九九年）。這最後的團體，就幾乎全靠桂格瑞夫人的力量而完成的。須知夏芝等都是些年青的窮詩人，理想固高，但許多思想都不着實際。而桂格瑞夫人卻是個有了年紀的女家長，有錢，有地位，有經驗，又

懂得經營事業，和這些文人合作確是理想與實際適當的配合，哀爾蘭劇運之所以成功，其原因乃在於此。

桂格瑞夫人自參加劇運之後，盡心盡意和夏芝等努力合作。本來，她只是熱心贊助這個民族文學的運動，沒有想到自己也能寫劇的，起頭的時候，他往往作這些詩人開會的記錄，偶爾向他們獻獻一些意見，如詞句，對話，情節結構等。漸漸她自己也想出劇情來，和他們合編。最後，忽然有一天她卻相信自己也能作一個戲劇家，於是獨自編起劇來。幾年之內她寫了許多喜劇，大都是採用哀爾蘭民間的傳說故事做題材，盡量把人民的方言素樸樸的運用到戲劇去，因她的題材的通俗，對話的真實，感情的純摯，與乎思想的天眞誠懇，大獲觀衆的讚賞；所以她的劇本風行一時，膾炙人口。

他們組織了一個戲劇團名叫阿比戲劇公司Abbey Theatre Company，又名民族劇院National Theatre Society。演員都是劇運的同志，所演的劇也大都是同志們寫的，帶有很濃厚的民族意識和愛國觀念。桂格瑞夫人的精力大半係獻於這劇團。她寫劇、排演、籌募經費，率領演員到處公演。演員大都是業餘性質，各有職業。他要是到倫敦公演，便須於星期六請假，星期五晚動身，星期六下午和晚上演出。星期一又回到多貝林工作。雖然非常勞頓，他們卻很熱心，只要有機會表演出祖國的民族精神，他們是什麼也不怕的。而桂格瑞夫人的魄力，更是以鼓勵他們繼續努力。一九一一年，她領他們遠渡重洋，到美國去公演，成敗是一點沒有把握的，但她不顧一切，毅然前往。這位女子的勇氣，眞正不小！

阿比劇團在美國到底成功了，獲到美國觀衆稱好的評論。他們所演的劇不僅內容和精神完全以哀爾蘭民族意識作出發點，連對話也用哀爾蘭的土音說出。詩意很濃，聽起他很美，看他們的戲，還該見一篇很悅耳的散文詩。美國是很好奇的，一旦來了一班異邦的劇人，演出新穎的戲，怎麼不爭先來看呢？所以各地城鎮都特約他們去演，一直演了兩年，纔回到哀爾蘭。但兩年間所遭遇的不盡是好評與隆譽，卻也嘗味着辛辣的經驗。

夏芝和桂格瑞夫人等所編的劇以赤裸裸表現民間生活爲原則，雖然要進行民族運動，宣傳民族精神，但以眞實爲鵠的，絕不作虛僞的宣揚，所以劇本裏面往善惡并舉，絲毫不替祖國的污點掩飾。辛安格的戲劇尤其將人間的卑劣下流忠實描寫。這是過份愛國和盲目愛國的人所不容的。從前在本國出演的時候，也常常被政府干涉，而每次卻爲桂格瑞夫人的毅力所克服。這時他們在美國公演，便又惹起旅美的哀爾蘭僑民的反對。他們旅居異邦，當然不願意祖國的弱點，在當地的主人面前暴露；所以他們對阿比劇團諸多爲難，想出種種方法禁止他們出演某幾齣劇。但阿比劇團到底是藝術家，不肯向狹隘的愛國觀念，而桂格瑞夫人更堅決地演出她的良心認爲可演的戲劇。於是這班民族文學運動的藝人卻成爲愛國的哀爾蘭僑民的公敵。僑民尤其是反對辛安格的「西方的無賴」，認爲作者是誤解了哀爾蘭的民族性；所以有一天，這劇在紐約公演時，他們便在劇場大鬧，擾亂得叫那戲幾乎不能演下去。接着，當他們在費城公演的時候，又全團被捕下獄。後來在芝加哥桂格瑞夫人又接到恫嚇威脅的信，還把那要行刺她的手槍圖形畫出來。但她不爲所動，依然按着程序演出。她說：「收到那信之後，我每晚還照常步行到劇院。我一點也不怕，因爲看他那幅圖，我就知道那寫信的對於手槍絕沒有什麼實際的常識了。」這句含有幽默的話表示出她是如何鎮靜膽定呐！怪不得蕭伯納戲稱她爲「當代最偉大的哀爾蘭女人」！

她和阿比劇團在美國獲到成功，增強了不少自信力，回到哀爾蘭之後，她更加努力，經三十餘年的奮鬥，劇運的勢力遍於歐美兩洲。她無論帶他們到那裏去公演都獲得重視與景慕的評論。一九二八年，她年紀老邁，在出版了她最後的一本劇集之後，他便辭去劇團的活動，一九三二年在他的自己的「高爾衛」莊逝世。

桂格瑞夫人的遺著，劇本約三四十齣，其他還有不少是和夏芝等合編的。晚年寫了一本書叫「我們的哀爾蘭戲劇」Our Irish Theatre記載他們所領導的劇運的過程，極爲詳盡。她以貴婦的身份參加劇運，提倡民族文學，將及晚年纔開始寫作。她對於編劇技巧很少訓練

；不過她有熱心，感到興趣，便自己也動筆去創撰。結果她的成績自然比不上具有詩才的夏芝和辛安格。但是她的戲劇仍不愧為上流之作。她的題材全出自愛爾蘭固有的史料，單純簡樸，很少受外界紛亂的社會所影響。她寫民間的生活，每用她自己管治下的「高爾衛」莊的農民工人的口吻，道出他們的情感和欲望。因為他懂得一般平民，盡量把他們的方言採用到戲劇上的對話，故評者每稱她為「方言對話」的始創者。她寫愛爾蘭的傳說和神話，純粹以天真的態度去表現一般人的美麗幻想。她也以藝術的態度寫過不少悲劇，露吐熱烈的愛國精神或宣洩人間的意味及生命的真諦。但她最成功的是喜劇。她的喜劇也好像她的神話劇一樣，天真純樸，不諷諭，不責備，只以引起興趣，供給喜樂，使觀衆感到一種純粹的幻像的美為目的。她的喜劇多是獨幕，即非獨幕，也很簡短。有一齣叫「散佈新聞 Spreading the News（此劇譯本將于下期刊登）描寫新聞如何散佈，事情是如何的無中生有，轉瞬便成謠言，在這齣劇裏面，因為賣蘋果的女人是個半聾子，把話聽錯了，順口開河，又加上好事的捉拿卡斯的幻想，便把一件平常的事情，揑造成殺人的案子，把劇中一半的人物都捉出坐監。結果，白亂一場，原來半點事都沒有！

桂格瑞夫人和夏芝與辛安格可說是三柱鼎立，支撐起愛爾蘭的戲劇運動，完成愛爾蘭的文藝復興。夏芝是個始創者，辛安格是個繼承者，而桂格瑞可以說是個忠實的合作者。他們兩個詩劇家在文學上結着光輝的花朵，她的文藝花朵雖不及他們燦爛，但她的功績卻一點不比他們少，或許還要比他們多。這個戲劇運動若是沒有她的魄力，劇團要不是她當經理，當導演，大小事經她策設計指揮，遭遇困難，有她去排難解紛，不是她，恐怕詩人們有天大的才也難完成這個偉大的運動。她以一個女子周旋於男子中間就像一個堅忍耐勞的慈母一樣，有時做他們的主婦，招待他們，使他們快樂和平；有時她當他們的書記，替他們抄錄詩文劇稿；有時卻做他們的女皇，指揮支配他們的工作。她有女性的優越，有多錢的勢力，有地位的關係，她就一一利用這些優點去助成一個有意義的使命。她的出發點只是愛國愛民族，此外別無所求；所以她能與這些男詩人們忠誠合作。而夏芝等也尊重她，敬愛她。這個劇運自始至終，她們裏面很少紛爭內訌的壞現像，未始不是因為有桂格瑞夫人在裏面維持的緣故。

歷代女子之有成功者，或係自己掙扎，或係在婦女團體中建立事功，或係夫婦完成事業。至於在男子群中平等合作，不卑不亢，眞正夠得上做幾個巨頭之一而集中力量達到目的，恐怕歷史上還只有桂格瑞夫人。這種合作，眞是千古美談，值得羨慕，值得提倡！筆者數年來提倡婦女運動當以男女合作共創文化為原則。桂格瑞夫人和夏芝等的合作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和理想了。桂格瑞夫人雖然從來不談婦女運動，但她卻是新的婦女運動的最好模範。不知不覺指示婦女最有意義的生命的方針。在現在的社會，尤其是中國的社會，女子要在社會上建立一點事業倒是可以的，但大都是把你撇開專管婦女的工作，一般普通的事業，好像只有男子才配作。這當然也是分工合作，女的管女的事，男的管男的事，似乎也很合理的，但是社會的工作卻不是那麼簡單，都可以把男女分開的，而事實上也不應該分開。因此百年來，女子的事業也就很狹窄，婦女除了從事婦女團體的工作，充其量是當女學校的校長，做到機關的科長或銀行的要員，就沒有幾個。在那一個企業裏面或是黨派的組織裏面有個把個女子眞正當了重要的領袖呢？恐怕沒有。原因一半是由於還沒有大才大魄力的女子參加入這些大企業，大團體裏面去表現能力，一半是由於男子的偏見和固執，不肯承認女子是可以與男子眞正成為同志，平等合力去建立事業，他們不相信，也覺得不需要把女子視為忠實的同志。以為把這些女子放在裏面點綴點綴，必需時叫她們去處理一下女子的事情也就夠了。我該桂格瑞夫人的生平和事業，一邊固佩服她的才華毅力，一邊卻羨慕她的遭遇知已的幸運。夏芝等一干人並不因為她是一個女子而另眼看待。他們敬重她的才能，竭誠引為劇運的同志，而且委以重任，相信她鼓勵她，使她能盡量發展她的才能，這確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我懇切祝望我國多有夏芝的一流男子，協助女子成為桂格瑞夫人一樣的人物。

胡笳十八拍

尹振雄

一、胡笳十八拍的作者生平

蔡文姬，名琰，是東漢末年，陳留文學家蔡邕（伯喈）的女兒。她晚年曾對曹操說過，從前她父親給她的書籍有四千餘卷，後因流離顚沛，一卷無存。至於她所能確記默寫，一字不誤的，也有四百多篇。單看這兩個數字——四千餘卷與四百多篇——我們便可斷知文姬是一位博學強記的人了。而且，自少卽善於音律。在家時，她父親鼓琴偶然斷了一絃，她一聽卽知其爲第二絃；她父親想試試她的眞本領，再斷一絃，她卽審悉其爲第四絃。小時已能如是之精妙準確，則在她出死入生，顚沛流離之後，能產生胡笳十八拍這偉大的抒情詩，又復何疑？

現在列錄胡笳十八拍及悲憤詩來探索文姬的生平。

「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煙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節義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兮歸路遐，疾風千里揚塵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爲驕奢，兩拍張絃兮絃欲絕，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五言悲憤詩）

從這裏我們看見一幅淒慘的戈甲縱橫，生民塗炭圖。「漢祚衰」，遠因種於桓靈寵人禁錮之禍，近因起於中平黃巾之亂。此後董卓繼之，李傕又繼之。其間羣雄並立，擁兵割據，互相攻伐，中央無力控制。於是曹操乘機挾天子以代諸侯。中原兵連禍結，日無已時。匈奴趁勢入寇，大肆擄掠。干戈日夜相尋，道路多危險阻。烽煙蔽野，金甲盈城。人民悲哀，流離被殺；婦女號泣，橫被劫辱。至於武裝甲士，則「暴猛如虺蛇」，「控弦被甲爲驕奢」。而一般的道德標準，也跟着下降了，所以說「志意乖兮節義虧」！就在這樣自相攻伐，外患侵凌的戰亂社會裏，文姬便被匈奴劫擄而去了！她那時愉愉懍懍的情形，眞是人間地獄！且看她悲憤詩的第二段：

「還顧邈冥冥，肝脾如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停刀，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參並下；且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危禍！」（五言悲憤詩）

遭受這樣的痛毒慘禍，不得自由！「雖骨肉相對，不敢說一句話；生死之間，簡直不容一髮；然而却又欲生既不得，求死也不能！備有防軍日行夜哭，輾轉而流徙關塞之外！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氈裘爲裳兮骨肉震驚，羯羶爲味兮枉遏我情；鼙鼓喧兮從夜達明，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今感昔兮三拍成，銜悲畜恨兮何時平？」

「無日無夜兮不思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苦。天災國亂兮人無主，惟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心異兮身難處，嗜欲不同兮誰可與語？尋思涉歷兮多艱阻，四拍成兮益悽楚。」

「雁南征兮欲寄降，雁北歸兮欲得漢音。雁高飛兮渺難尋，空斷腸兮思愔愔。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冷冷兮意彌深。」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飢對肉酪兮不能食。夜聞隴水兮聲嗚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艱。六拍悲來兮欲罷彈。」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蕭條兮烽成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爲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獨處我天南北海頭？我不負天兮，天何使我殊匹儔？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斯八拍兮擬排憂，何知曲成兮心轉愁。」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向天，天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雲煙。九拍懷情兮誰與傳？」

「城頭烽煙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苦緣離別，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五言悲憤詩）

這比李陵答蘇武書中所描寫的實在有過之無不及。何等鮮明刺目的一幅畜牧時代逐水草而居的塞外生活圖啊！黃沙漫漫，朔風怒號，隴水濺濺，流聲嗚咽。長城聳然兀立，隔絕雲霄。滿雪淒冽，原野蕭條。烽烟萬里不滅，鼙鼓整夜喧鳴。身困於這種環境，正是時刻驚心動魄。況復居無定所，隨着羣野牛羊犬馬，惟水草是逐是居！所住的營幕，常是陰暗淒冷；所穿的氈裘，不能免除苦寒，反足襲蝕骨肉；所食的羶肉酪漿，不能充飢，反足引起哀感。而且國族不同，人情自異，滿懷悲憤，無可告訴。鴻雁雖然秋去春來，事實是不爲人傳遞鄉訊；間或有遊客經過，然也不是家鄉故人。悠悠天地，孤獨情懷，也只有訴諸天地而已矣！

「我非食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日月居諸兮在戎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恥，愍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哀，起響纏綿兮徹心髓。」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懽兮罷兵戈。忽遇漢使兮稱近詔，遺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難具陳。」

「不謂殘生兮卻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騑騑，胡兒號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銷影絕兮恩愛遺！十有三拍兮弦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

「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爲摧敗。」（五言悲憤詩）

「……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胸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懊兮涕沾頸。 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七言悲憤詩）

生而無歡，死又不得，處於這種無可如何的境地，那自然就產生一個希冀——這個希冀便是希冀能有一天神蹟出現，可以回家。文姬便在這種心情中，自我麻醉地勉強活着，直到她有了兩個兒子，有子

之後，天然的母愛，更是支持她繼續活着的鼓勵力量。所以她說不以鞠育兩兒爲恥，抑時時悲哀他們不生於文物禮義之邦，而長於荒野邊夷之國。

「天從人願」了。漢使（曹操遣的使者）以千金之價來贖迴了，可以解免了困居冰天雪地的異國之苦了，可以生還上國鄉土了。初聞之下，驚喜無限，十二年來寢食不忘的希願，已成事實；日夕饑渴之神馳，現在眼前！然而轉念之間，悲痛無已！稚子無辜，奪之何故！多年恩愛，絕之何由？？昔日欲歸不得，今日欲留不能！事在兩難，情在兩難！所以說「兒啼失聲」，「追走兗兗」，而自己則五內崩裂，恍惚狂癡，只有血淚長流，痛絕而復生！這是何等不近人情，反人情，「破人情」的一幕悲劇啊！文姬的心情，意緒，神智，靈魂，可謂被現實生活打擊得粉碎了！宜乎她寸步難移、當發狂疾！難怪馬也爲之躑躅不進，車也爲之轉轍不前，人也爲之嗚咽流涕，日月也爲之黯然無光了。

「身歸國兮兒莫之隨，心懸懸兮常如饑。四時萬物兮有盛衰，唯有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淚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胸兮誰識曲？處穹廬兮偶殊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足。心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泣血仰頭兮訴蒼蒼，胡爲生兮獨罹此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修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風霜凛凛兮春夏寒，人馬饑豗兮筋力單。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欲絕兮淚闌干！」

「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強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勖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五言悲憤詩）

歸漢後的日常生活，應該比較在匈奴的舒適多了，可是心情卻也慘痛得更多，眞眞是埋在「懷憂終年歲」的愁雲慘霧裏！在理論上，「天從所願，得生還故國，應該是「歡心足」，應該是「舊怨平」」了。可是歸來，舉目無親，形影相弔，黃土荊棘，白骨縱橫！戶內不聞人聲，門前惟聞犬吠，不禁神魂馳逝、頭目昏眩，而況又離夫棄母子，生生離別，何異生命之見奪！所以她的確要「肝腸攪刺」，涕淚交纍」，「泣血仰嘆」而希望「欲絕」！這種悲哀憤痛的心情，天地之大，萬物之衆，絕無彌補之方可尋！她終生陷在思夫憶子的幽怨中！後來雖然「託命於新人」，且有友朋相慰，勉爲寬大，但還只有暗暗地更增加她痛感人生變幻無常，懷恨愛惡不能自主，和傷心命運乖違，而對前途常懷恐懼與憂愁罷了！

二、胡笳十八拍的章法與眞僞辨

首先，讓我們談談它全篇的章法；

第一拍是總論，作者用感傷的筆調敍述漢代末年社會之戰亂，人民之痛苦，道德之低落，和自己生逢干戈之世的情懷。

第二拍以痛憤的筆鋒刻畫胡虜兵強卒毒，與自己被劫，轉徙流離的悲感。

第三，第六，第七，和第十拍則以悽恨的手腕描繪胡中塞外生活的寒苦，風俗的粗陋，習慣的野蠻，景物的蕭條，人情的冥漠，和烽煙長年不息。

第四，第五拍，是痛訴她的鄉思。

第八，第九拍是她悲傷至於極而轉怨天，問天，但卻有禱求於天。

第十一拍，感嘆自己生死不能自主，反因得寵有子；哀婉的神韻將纏綿於悲喜哀憫的矛盾漩渦中底心情刻描盡致。縈轉徘徊，透骨徹心誠可謂嘆觀止無。

第十二拍是以迅速輕快的手法表述她忽聞漢家天子贖歸時的歡欣喜樂，而接着於第十三拍，即用急促的悲調迫出由欣悅的最高峯驟然墮落於生別良人愛子的極度慘痛悲傷的深谷！欲留胡中，不可；欲挈子歸，不能。魄散神馳，魂銷影絕，眞有甚於此者嗎？

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三拍，更加凄繞徘徊，迴環幽怨，她的筆調琴絃，細訴欲絕復續、不斷如縷的心情。日間思憶，如饑如渴，夢中相見，一喜一悲，日月有東升西沒，情懷卻河水長流。

第十七拍是結論，概括複述她出塞心境及歸國情思。以「塞上」

「沙場」氣候，人物的情形反射她幽婉淒涼的情緒，而以「重得入長安」爲她的遭遇作一結束，再以「嘆息欲絕」而「淚」却不絕爲她心情和流離生命作一總結。

其次，談談第十八拍作品的眞僞。十七拍章法與作風，已次第羅列如上。而這第十八拍的文章和音調與前十七拍截然不同，一反前意，以章法論，第十七拍已經作結，而第十八拍乎空插下，大有蛇足之嫌。以文氣論，十七拍自始至終，悽怨悲憤，一氣呵成，纏綿悱惻，其間不容一變。但第十八拍反落於庸俗的歡慰與告誡，以「哀樂隨心」，「有變則通」乎反前文作風，而以所有遭遇，委諸天命，更進以報應爲威脅，斬絕母子天性之情。這豈是作者的原意？當然可以看出不是出於同一個人的手筆，而是後人附合作無疑。不過到底是誰的僞作，則當待考。

三、胡笳十八拍的抒情詞語

全篇作者用以表達情緒的詞語可分爲七類。那就是作者自己用七種方法，從七個方向抒發她充滿無限強力的鬱怨的情感。

第一是直接表示孤單與寂寞。在十七拍中，這種詞語竟有十五個。幾乎每拍裏有一個。由此可見作者的環境和心境。

當告誰　誰與傳　何處尋
無人知　訴怨絕
自悲嗟　兩情難具陳
身難處　誰得知
誰可與語　莫我知
淑難存　兒莫之隨
說向誰是　誰識曲

第二是直接地描寫心意志的有十六個：

志摧心折　心懸懸……如饑
空腸斷　痛吾心
橫臒向月　涕淚交垂
氣將咽　恣雖任
淚成血　泣血仰咲
縣綿徹心髓　淚闌干
魂銷影絕　心憤怨
肝腸攪刺　骨肉震驚

第三是以時間性的詞語以表達無窮或連綿不斷的情緒。這種詞語全篇有六個：

悲恨何時平　無日無夜
四時……有盛衰　更深夜闌
征戰何時歇　無休歇時

第四是以空間的無盡，比喻幽怨情感的無限。本文中有六個詞語屬於這一類：

1. 雁南飛……雁北歸
2. 山高地闊
3. 愚茫茫
4. 思漫漫
5. 天無涯……地無邊……我心愁……亦復然
6. 天隔越……如參商

第五，在無可奈何中，轉而向天、向神明，或向自然界發出怨問其中隱隱喻著祈求的意思，

天不仁……地不仁
天有眼……何不見我獨漂流
神有靈……何獨處我天南北海頭
我不負天……天何使我殊配儔
我不負神……神何殛我越荒洲
怨兮欲問天
日無光輝
日月無私不照臨

第六是以程度的詞語描寫情感的一步一步地轉進和深化！

心懷愁轉深　新怨長
益悽楚　思漸深
欲轉飛彈　嘆息欲絕
心轉愁　思憶憶

第七是寄喻感情於景物之中，間接地以景拱情，復以情抒景，更來得婉轉細膩。

雲山萬重……避
朔風千里
弦欲絕
胡風浩浩
冰霜凜凜
隴水嗚咽
長城杳漫
日暮風悲
原野蕭條
烽戍萬里
胡風吹邊月
絃急調悲
河水東流……最心思
彈鳴琴……情何傷
關山修阻
塞上黃蒿……枝枯葉乾
沙場白骨——刀痕箭瘢
風霜凛凛……春夏寒，人馬饑豗……筋力單

從這些詞語，可以窺見宇宙間每一景一物都顯露著她傷憤的神情，纏綿的意態，幽怨的心緒、悲鬱的情思！亦可以拿白居易長恨歌的末句——「此恨綿綿無絕期」作結了。

附錄：〔第十八拍〕胡笳本是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雖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地隔兮子西母東。若我怨氣兮浩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

民卅六年八月十三日於金陵大學

荷蘭女王威廉明娜謁見記

蒲耀瓊

〔作者係駐荷蘭前任大使董霖氏公先生的夫人，遠從歐洲歸國，尤爲本刊撰文，描述旅歐兩年所見所聞。這是她頭一篇的心影——編者註。〕

在這裏，沒有金碧輝煌的宮殿，沒有儀態萬方的女王，預先聲明，以免讀者失望。本來啊，經過六年的戰爭，西歐文明已摧毀殆盡，那裏還有耀人眼目的皇宮？戰時各國負實元首精神上與物質上所受的折磨是加人一等，那裏還有心擺擺作態，以炫耀外交官？

一九四五年秋，荷蘭流亡政府自英倫遷回海牙，收拾起破碎河山，緊閉着嘴，高昂着頭，急速重新建設，對於戰時的損壞，輕易不提，戰禍遺跡很快地就漸次消滅了，接着各國外交使節於同年八九月間也隨着荷蘭政府遷至海牙。因彼此都急着要恢復戰前正常的外交關係，故荷女王違反常例，定十月十八日接見全體外交使節及家眷。（戰前每年循例元旦接見）

事先我們都接新使節團主席的通知，上面指定女王接見的時間及地點，並指定應穿的服裝。關於服裝，男人在外國比較佔便宜，女人則有些費思索。通知上要我們太太穿白日常服，並必須戴帽。戴帽還件事，在我旅歐二年中一直是個問題。在我們中國太太中，似乎有一個默契：在外必須穿中國衣服。但我們中國除了獨守舊的老太太在嚴冬時戴帽子外，絕少有人帶帽子的。在我想象中，穿上一件中國旗袍，頂上一隻外國帽子，其難看是一定的。一到倫敦，看見顧維鈞夫人，金問泗夫人等外交老前輩都是中國旗袍加上一頂帽子。左看右看，的確不是十分調合。但聽說歐洲只有下流女人才不帶帽子，誰知雖看，亦只好隨他難看。曾以一百英金的代價在倫敦一位法國太太那兒定製了兩頂帽子：一頂泡菜罈蓋式的鼻煙色緞帽，一頂丁香花瓣式的鼻煙色緞帽，都置以同色的網紗。帽子問題暫告解決，而這兩頂帽不敢在我頭上時的確很好看。

接見的時間是中午十二點。清晨很早就醒了，因爲朝見時穿什麼衣服的問題昨晚並未解決。一起來就打開衣櫃站在那兒出神。我所帶比較好一點的衣服都是晚上穿的，我們的行旅又是水運，還未到，現在衣櫃中只是三數件平日穿的衣服，能入選的只是一件灰花花絲葛夾袍，一件黑色四川綢夾袍，一件黑色滑緞花邊的襯絨袍，都不是我理想中朝見大典所能穿得出來的。但事先既無充分準備，現時又無法補救，只好在這三件中選一件。灰的顏色太淺，黑色花邊的太中國氣，與外國帽子不配，結果選定了那件黑色四川綢長袖夾袍，預備配那頂黑緞帽。決定了之後，兩人下去吃了早餐，上樓再洗臉換衣。我們那時還住在鄉下，爲公九點要趕到辦公室，她叫我一切預備好九點一起進城，省得車子再開一趟費汽油。我急急穿上那件黑綢衣，戴上那頂黑緞帽，站在穿衣鏡前一照了，狹小俐們在中國旗袍與西式帽子實在不配，爲公又在催，臨時一急，到有了主意，我還有一件西式黑絲絨的波利羅（Bolro），拿出來穿上，一看，果然配合些。趕到辦公室，不過九點，爲公命我坐在樓上會客室等，並說「十一點五十分出發」。我立時有新兵要上戰場之感。那時的客廳，除了傢具以外，一無陳設牆上既無字畫，以資瀏覽，書架上又無報章雜誌以資消遣，三個鐘頭叫我如何打發？坐着無聊，一趟再一趟地走到壁爐上的大鏡子前去領鑑那頂泡菜罈式的帽子。此外，只有一直不停地抽香煙，這大概是我平生最多的一次。

十一點五十二分，驅車出發，轉了一個小彎，五分鐘之內就到了

海牙的皇宮。據說戰前女王接見外交使節向在阿姆斯特頓歷代君王加冕的皇宮，因現時仍未修復，故此次改在海牙的皇宮舉行。我們到達皇宮時，除了一些女孩和老太太圍在宮門前看新鮮外，並無一些異樣，宮門口也看不見一個警衛。發步石階一上，算是進了宮門，那時有兩三穿長禮服的宮官，走過來接大衣及男人的帽子，再領我們上樓。宮庭並不堂皇，陳設也不富麗．我們走進一間大廳，舉眼一望，使團的人都到齊了．外交部長及禮賓司長自然也在那兒．禮賓司長手上拿着一張使團名單，大家在那兒靜悄悄地排班。我才知道要站班的。男女分站。男左女右。我走到我的位子上去站着，正是第二位，介於英法之間。

剛好站定，正十二點，大禮官輕輕宣佈「女王陛下」。簾幕中靜靜地走出一位老太太來。她站定了微微一彎腰，男人那邊、大家都鞠着九十度的躬，女太太這邊都在行宮庭禮（卽左手牽裙，右膝往後曲的鞠躬禮），我和另一位來自東歐的太太只行了一個鞠躬禮。行禮之後，女王直趨男人那邊，和每人握手談話。與館長對話約五分鐘，館員每人一二分鐘不等。

這時我知道要輪到女太太這邊還有一個鐘頭，忙裏偷閒，細細觀察一下女王和我們所站的大廳。女王經過五六年的流亡生活，又加新病初癒，面容顯出憔悴蒼老；但是滿面慈祥，一些沒有我們想像中手握大權者所必具的嚴殺之氣。穿一身極舊的衣服，其他帽子鞋子都是舊的，並且都很舊。你如在街上遇着她，只不過拿她當普通的荷蘭老太太，絕想不到她就是保有一國殷富及東印度財富的女王。這時我回想自己前晚與今晨服裝的考慮，眞是庸人自擾。假如我穿了很濃艷的衣服，與女王的簡樸相對比，眞要無地自容了。自此我決定在荷蘭衣着的原則，以簡樸爲主。後來在荷蘭住久些，知道荷蘭全國上下，都崇尚節儉。這應要歸功女王的以身作則了。

我的視綫由女王的身上轉到我們所站的大廳。這間屋子大概是專爲接見使團用的。除了天花板上的水晶燈與地下的毛氈以外空無所有。偶然往身後一看，纔瞧有一排錦凳，不知有何用處。事後聽人告訴我，那排錦凳是不久以前加的，本來沒有。事緣某次女王接見外交團，兩邊站班很長，女王依次談完話已兩個鐘頭，某公使夫人身體纖弱，不堪久立，當場暈倒，自此才加上錦凳；不過也只是備而不用，因爲誰也不甘在大庭廣衆中示弱於人。

看看女王已快走到女太太這邊來了。我那時有些像在學校等口試一樣，心裏有些慌。轉眼之間，她老人家已走在我跟前，伸出手來與我握手，很自然開始了我們的談話。起初問我和小孩們來荷蘭安居下來沒有，我說承她政府的幫忙，我們找着很大很好的房子，並且一切都感覺方便。這確是由衷之言。中國在海牙的使館，地點幽靜適中，房子本身結構古雅高大，花園、球場、馬房、汽車間等，應有盡有，我們看定後由政府負責徵用，每月只五百美金。關於食物，在一九四五年時，荷蘭及全歐都感缺乏，實行極嚴格的統制分配，而荷政府分配外交團的約四倍於他們本國人。這些都表示荷政府對外交團的週到與扶助。在荷時我們就時時談起，回來看看我們自已的情形，一方有些內疚，一方更覺得他們事事都有軌道。

接着他問候蔣夫人，誇蔣夫人在戰時的功績。我問候她玉體是否已復元（她剛得肺炎初癒）。在談話時我到一些也不慌張了，因爲她態度是那樣的和善，談吐是那們的自然，我已忘了她是九五之尊的女王，似乎是在對朋友談話。事後對荷蘭的太太們談起，她對一切人的態度都是那樣和善自然。所以荷蘭一般人談起他們的女王，並不像談起一個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秘人物，而是好像談起自已家人的一份子——自已的母親或祖母，使我們旁人都覺到他們之間的親密與接近。

約一點鐘，典禮完畢。我坐在車子中，輕輕地噓着氣，心中感到滿足的笑意。簡陋的宮殿，樸質的女王，並未令我覺到虛此一行的失望感；反之，我深深地體味到何以一個版圖狹小國家的人民能夠自以爲是偉大的民族，在事實上又有偉大的成就。因爲他們有一個儉樸民主的女王啊！

（完）

天才藝術家李錦芳夫人

游雲山

當我畫到一幅墨竹畫的時候，我忽然想到了五代時這多材多藝的女天才家李錦芳夫人，——一位善感多愁、溫文雅靜、才貌雙絕的女藝人，卓然在我腦海湧現，尤其是她那富有獨創的情趣，更使我鼓舞——「生意」。

因為寫墨竹之創造，原是她作開山祖的，她偶然而生的「詩的」感興，（Inspiration）這高雅之作風，於是我會聯想到關於畫的許多問題……確是不能欠缺——詩的內在性。而這種「綽約」微妙的心靈，實在是從來女性之應有的天賦；不過女子的天才被歷史遺棄了，這是很平常的事，根本她自己本身又沒有怎樣標榜，簡直不曾參想過佔有作家的地位，以留待後人之瞻仰，加以環境種種之「不適宜」，天才也不難更被環境淘汰了；寫到這裏，我就想起朱淑貞斷腸集裏「自責」一首：「女子弄文誠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風，磨穿鐵硯非吾事！繡折金針却有功，」我們更可想見當代的封建思想更不堪設想了！（其實現在仍未盡脫巢臼）

這位女藝人之天賦甚厚，詩、文、書、畫，都有獨創之天才，亦為當時所盛著。可惜後人不易見到她的作品，這當然是歷年久遠又是一因。但爲「女子弄文誠可罪，」我們可以見到作者感到當時壓抑的傷痛而流露在字裏行間。詩的藝術是最簡單而又最具體的表現，由這幾句話，我們就會想到「恆河沙數」的問題……總之：女子的作品能保持到後代使人觀賞者，實在少之又少，就如唐代雖然史載亦有：「能書之人，合王族方外女子在內，纔達四百人之多。」但想去更清楚一層之考究，關於女子的記載，實在困難，（本人認為關於這種問題實在相當值得我們今後之注意）

李夫人墨竹之創造，這裏另有一說：「夫墨竹者，肇自明皇後，傳蕭悅（見張退公墨竹記）似係有誤，據當時唐玄宗及白居易之畫竹歌所讚美之協律，卽蕭悅之所作，雖同一色，但為白描之筆法，作風實在不同，還有一段似乎很確證的：

某日的傍晚，在薄暮的微光裏，獨坐南軒之下，耽于思索，仲秋的明月漸漸升上，皓皓的月光，把那庭前婆娑的叢竹，映寫於南軒東窗的窗紙之上，宛如墨畫成的一般。夫人見了這風動的竹影，心靈不覺跳躍了起來，於是藝術慾驅使着她，卽起就東窗的一面，揮毫潑墨，描寫這竹影於窗紙之上……」

關於這裏的考證，因為才頭參究的書史不多，故現在可不說這個。因為我同情這藝術慾所驅使的生活的意味……所以我想到當日「獨坐南軒之下，耽于思索」那位幽嫻貞靜的女藝人！——思想是那樣清高，心情又是那樣歎寂，神遊——陶醉在宇宙自然的景色，這時祇有被「藝術慾」驅使她到的另一世界——「孤立絕緣」，所謂「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不與衆緣作偶，藝術創作時，如置身太虛，積思皆想，前後際斷耳。」她已佔了這種「感受」與「權利」，我會知道她當時的感受是莫名其妙的——欣悅——安慰！——能獲得一刻與現實環境之「距離」，而棲息於「凡是無為」之聖域，這權利之獨有，別人無法分其享受，仁慈的大自然，都不會遺掉了這被超越的人性的。

我們既無法得觀摩她的遺作，祇得將她一角的生活去認識她的個性，因此我會更遠想到她的遭遇，更有勇氣相信「苦難哀傷正是藝術家詩人的恩物」，作進一步的體解到所謂「窮而後工」者，是謂命爽不辰，塞途歷劫！——思想與精神，感着無盡量的抑鬱……據說她原是西蜀名家，「初任于蜀主之後宮，後唐天成元年，遣猛明宗之部將郭崇韜將軍之村，先其父因自為正使乞求郭將軍和議，遂為彼所得」，她於是常快怏不歡，惑抔心事，寄情于書畫以求心靈上一時之慰藉，故仲秋之皓月，東窗之竹影，自然與她心靈呼應……藝術的形成，更證明「詩從靜處見神通」；凡人遇到了不如意時，心情自然靜穆，思想就較清冷，人格更覺嚴肅，正是「霜寒涼月影窗見身外之身，」——雖怪崇高的藝術——結論總不免帶些悲劇的意外。

其實具有天才的藝術家，就應先行具足了前文的所謂「藝術的心」，有了藝術的心，——人生之得失苦樂，隨遇而安，但還是要你的信心是否曾獻給到藝術的殿前——膝下。關於這點，我對這千年的遺女，不難有點疑問——「其後繼明宗皇后之媒介，乃為景宗之妃云」（時崇韜已被殺）這樣的傳述，我覺得尚欠根據，難確是非，（或者我不大相信）因為我以為會具足了被藝術慾能驅使之意味，則會嫌她這樣，未免太多餘了。

關於古代的女藝術天才，當然希望還有許多待我們去發掘的，而現代的藝術天才更應合衆人類之力量去發掘，人類應該共同承認「女子論文誠可罪」的時代已過去了，現在應該知道「磨穿鐵硯當前事，綉折金針在用功」的新潮湧進來了！

美國婦女的衣

——我看美國之五——

段雨

昨天有一位剛從中國來的朋友，她告訴我，在船上有些中國女乘客，穿着拖鞋，蓬着一頭新燙的頭髮，跑到公衆餐廳先用早飯，也有些穿着睡衣坐在船面上的，不久的以前，我也聽說，有些政府的官員的太太，穿着綉花的旗袍到市場去買菜，穿着一套西裝衫褲去參加下午的茶會，我聽了這些故事，使我想到要寫這篇短文。

我們婦女一般來說，清早起床後穿的一件衣服，可以一直穿到睡覺前可以不必更換，有什麼喜慶或集會，所換的衣服，也只是在新舊和質料，顏色上去考慮，由一件舊衣服換上一件新袍，一件布衣換上一件綢緞，你可以赴宴，會生客，顏色只在分別年紀的老幼，場合的喜喪，在戰時，曾經有這麼說法：「一件藍布大褂，洗燙的整潔，見官是它，倒馬桶也是它，」拿我們對衣服的觀念和美國婦女的來比較，便覺得美國婦女之視衣服已超乎衣以蔽體的功用，她們看衣服是生活的主要部分之一，是個性的表現，是美，是藝術，所以她們很講究衣服與時空的關係，因而，她們衣服種類多，式樣新異。

先就她們的種類說，大別爲呢質的衫裙、綢質的衫裙，長衫，毛衣，短裙，衫褲：四季不同的大衣，這些大衣不僅質料厚薄不同，同時有長短之分，春夏較短，在這大別的分類中，款式更是日新月異，就以今年的款式來說，衫裙較往者爲長，衣服上身，背部有縐褶，袖子是燈籠狀，這些在明年，假如要追隨時裝的人，卻又得束之高閣。

衣服所受「時」的限制，可分一年四季和一日內的廿四小時兩者，春天是呢質衫裙的季候，夏天多是綢和洋紗布衫和衫裙，秋冬因室內皆有暖氣設備，除外出時加上大衣或皮大衣，仍以穿薄呢或綢衫，至於一日之內，因空間的變動較多，衣服的變換也就特別顯明。今就一般的大學生舉例而言，早晨起床後至早餐前，多穿長褲，或在室內袍，拖鞋，袍多長及腳踝，亦有短僅及膝的後者以便於操作稍有較文靜，有些學校，學生可以穿長袍到飯廳吃早飯，但有些卻要整裝入坐，此時所謂整裝卽上課時的服裝，冬季全是毛衣，短裙，夏天是襯衣短裙，不戴帽，僅冷天用手套，平底鞋，大雪天還是穿短襪子。還是學生在校園的便裝，除了是什麼集會，才穿長衫或衫裙。到了下午如要赴團體或私人的茶會，便把毛衣一脫修飾起來，除了加濃一點脂粉外，要緊的是穿上長絲襪，高跟鞋，手套，帽子也得配齊，至於晚間外出時，修飾更利害，這時修飾着重髮型，飾物及人體自然美的表現，外出地點假如只是看戲修飾自然不如赴舞會的來得誇張，不正式的舞會又比正式的舞會要淸淡，學術的講演聚餐會又和畢業典禮餐會，其修飾也有不同，要是去野餐，旅行，褲子是最合宜的褲又分長中短三種，短褲外多配以裙子，到目的地後，卽將裙子卸掉，這是年輕學生所穿，成年婦女多穿長褲，星期六下午清理工作時，短褲子也是常穿的，但一要到對街去買一個麵包時，方形的頭巾把頭一裹，包着蓬亂了的頭髮，加上裙子，抹上點口紅，才可以外出。

如一天內要參加這許多不同的聚會，而自己經濟能力許可的話，卻真是可以換上十次不爲多，但是因爲她們衣式的變化大，配件多，要應付這許多場面，也不是難。

黑色和灰色是中國人不大愛用的衣服顏色，多嫌爲悲哀的表現，但是美國婦女穿這兩種顏色的卻很普遍。黑色尤以表現莊重。假如經濟能力不够，無法多買衣服的那麼就是一件黑衫，就很可以應付了，所謂可以應付，是指不同的場合，只衣服配件上去更變，不必換衣服，配件中如帽，手套，手袋，腰帶，假領，領結，飾帶，胸口針等，在我們中國服裝服上，這些配件是不佔重要地位的，但是，在美國婦女看來，卻如詩人之於詩韻。一件黑衫，加上一雙彩色的絨質長手套，加上同質同色的假領，這便可以出入於夜總會，但同一件黑衫換上一對白短手套，在原領上加上一白領結，一頂短簷罩的帽子，便不宜於晚上的宴會，卻是上街買物的動人衣飾，又如同一的黑衫加上一帶金屬的腰帶，和配以一件同一花樣的胸口針，白牛短手套，講究的帽子，春天可以穿上紅色的皮鞋，紅色手袋，夏天則代以白鞋，白手袋，這樣去參加午後的茶會，便覺得相當融洽，珠寶飾物，一般來說，是加重時空氣味的不可少的配件，除了貴族富家才用眞料的珠寶，一般薪水階級的人家，都是用假東西，沒有一個人笑你，或批評一個用假首飾的人。

（下轉第31頁）

對父母們忠告
——如何對待孩子

Rudaf Dreikurs 醫師作
張　雯 譯

沒有子女的婚姻是否可算完成了婚姻的意義？答案常因時代和社會情況的不同而有差異。過去，不能生育的婚姻生活，常被目爲沒有意義，而且可能成爲離婚的原因。但，由於嬰孩死亡率的降低和人類生命的可藉科學延長，人類的發展，已漸背離「自然主義」的觀點；生育對於種族，國家的重要性已漸減低了。此外，更因爲婦女經漸獲得解放，婚姻的意義亦漸被改變。「良侶」已代替了「母性」在婚姻中的地位，祇要夫妻雙方愛情篤摯，婚姻就算完滿，生育孩子祇是他們本能的一部份。

然而在目前，生育已帶給個人的生命新的意義，一般都認爲：做了父母不但可以把個人有限的生命予以延長，而且能把「小我」擴大爲「大我」。

確然，生育能在夫妻之間創造出一種別的任何關係所不能有的親切感覺；祇要是出於自願和合理的生育，都可給予我們一種最完整的社會感覺——我們是屬於人類社會的感覺。

生育是我們對於人類最大義務的無言接受，因爲通過我們的孩子，我們可對人類作更遠久的貢獻。

不過，當我們估計孩子在婚姻中所具的功能時，我們必須記住：「任何事物都可因使用的不同而有好壞」的古訓。孩子可能作爲父母間感情的鎖鍊，也可能作爲離棄的淵泉，完全要看父母怎樣地教養他們。

處理孩子的適當方法

許多父母都需要合理的忠告，因爲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對孩子的教養方法，每不能使孩子獲得健全的發展。惟因篇幅有限，以下僅提供幾個主要的原則：

甲、對於孩子的人格的尊重與理解，大人必須尊重自己和孩子的人格，忽略自己的人格是自侮，漠視孩子的人格是變相的壓迫，兩者都會破壞親子間的合作而產生暴虐和奴役的惡果。

我們也許可以像與熟人在社會相處樣的，對待我們的親屬（子女）不過，我們在社會中多已磨練得有禮和圓滑，在社會裏我們可以相互尊重客氣，並且會因爲客氣而忘及社會的利益，但我們卻不能在家裏應用這些技術和知識。

乙、這個原則約可納如三點：

（一）尊重秩序，許多父母—即使是最好的父母，常不能認清秩序的重要，因爲寵愛孩子，要使孩子快樂，就忘記了秩序，常本於錯誤的自由觀念放縱孩子，把孩子的願望全當作命令。當然，給孩子自由是應該的，但沒有秩序的自由，卻是不當的，自由的意義並非想作什麼就作什麼的權利。我們必須使孩子知道：秩序的重要性，以及自由的正確解釋。

（二）不責打孩子，父母們應該知道：責打孩子是自己的損失：除了徒使孩子對自己發生敵對心理外，一無好處。一切凌辱孩子的方法—拳頭，巴掌和咒罵，如果眞有什麼效用的話，也祇是暫時的。

（三）常常鼓勵孩子，孩子們需要常常地鼓勵，就像一切植物需要常常地澆水一樣。許多父母都不知對孩子積極地鼓勵，祇一味地放任或壓迫，以至使孩子在身心的發展方面都遭受防礙。鼓勵之道有二：即對於孩子眞誠和尊重孩子的人格。每一個人都有優點和缺點，我們要培養孩子對於他的優良的自信心并對其正確態度的發展予以鼓勵，使他走入社會後能依據家庭所得的經驗，不亢不卑地與人相處。

性教育問題

一般說來，孩子因爲知識有限，常把家裏的情形，當作整個世界的代表。把父母間的關係，當作男女間唯一可能的關係；父親和母親常是女兒和兒子對異性認識的例子，且更甚於邏輯想法，建立他們對婚姻生活的觀念。因此，父母對於異性的態度，對孩子未來的婚姻，常有決定的影響。

如一個男孩與他的母親（或女兒與父親）過份親愛，他們未來的婚姻常會因此遭受阻礙。被母親過份寵愛和嬌縱的男孩，會以爲除了他母親之外，不會再有第二個女人能那樣的愛護他，這種懷疑也就是他將來戀愛和婚姻的阻礙，因爲他不準備去接受美滿婚姻必須只有的條件—有取有予的態度，去愛他所愛的人。同樣，被父親溺愛慣了的女兒會希望她的丈夫也能像父親樣的對他，忍耐、保護和關切。她從不想到與她年齡相彷的男子，不可能對她保持像父親樣的超然態度。

此外，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的孩子是正在一個混亂的，一切的價值，傳統和習俗都類於崩潰的世界中成長，他們所聽到的戀愛和婚姻

很少是愉快的，有關係多半是和痛苦，恥辱甚至罪孽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應該給孩子們適當的性教育，並告訴他們所該知道的事實。然而，不幸父母們都見不及此，對孩子有關性教育的問題，不是吝於答覆就是責罵或避免。也就因此，使孩子更感到神秘和懷疑。我們要獻給父母：

（一）不要因孩子的問題發窘或不高興。即使最小的孩子也有發問的權利。

（二）正確地答覆孩子每一個可以回答的問題，但不必告訴他比他所想知道的多，因為他的理解力有限。不必因此連想到更深的問題。他不會立刻發問的。

當孩子最初問：「孩子從那裏來？」時，正確的答覆應該是「媽媽生的。」不必想到有關的事情而羞窘，因為他已滿足於你的答覆不會再問。

很久之後，他也許會問：「孩子怎麼會到媽媽的身上？）可以簡單地答覆：「父親帶來的。」幾年之後他再問時，就可以告訴他一些有關愛情和結婚的事。此外，還要注意自己可能給他對異性看法的影響；使他明瞭愛情和結婚，是基於人類的互助；愛情主要的是「予」不單是「取」。

瞭解孩子

孩子需要常常地鼓勵和指導，否則就會發生錯誤的行為，要想改正他所犯的錯誤，應該瞭解其所以如此的動機。

（一）孩子們大多希望吸引別人對他的注意。如果不被大人注意，就會感到別人對他的冷淡，而發生自暴自棄的心理。

（二）對孩子施行高壓和強迫的手段，都不應該。壓力愈強，他們愈能反抗，孩子多半都是破壞父母強迫計劃的天才者。

（三）對孩子「沒有人喜歡你」的言行祇有使他常懷自卑情緒而做一切使人更加討厭的事。

（四）不要讓孩子事事都被動：這是一種性格的缺陷。總之，作父母的應該了解孩子「為什麼會這樣做，」和造成他的缺點的因素；常常分析孩子的思想和慾望，以及他對人生對自己的觀念。

家庭的明星

孩子在家裏的地位對孩子個性的發展影響很大。一般說來！孩子幼小的時候，把父母視為最重要的人，但在有了兄弟姊妹後，手足間的重要性就被低了對父母重要的感覺。因為各人都希望在家裏占有重要的地位，於是就相互競爭。競爭的跡象，很容易認識，可以在各別的特性，性情和興趣方面看出。至於公開的嫉妒和吵鬧還不足說明競爭的存在。

手足之間的競爭，尤以老大和老二較為激烈，因為老大在老二沒有出生之前，父母的全部心力都集中於他，老二出生後，他就會感到他在家裏的地位已漸減低。老二不但分享了父母（尤其是母親）的時間，而且分享了他們的感情和注意。此後，老大更因老二能力和智慧的發展，恐懼老二會趕上他，甚至後來居上，老二呢！他看到前者能做他所不能做的事，也要想法增加自己的地位，如果父母再不善於處理，那麼老大和老二都會以做父母討厭的事來吸引父母的注意。

老大和老二之間的競爭存在以後，老三常會變成任何一方的幫手，老三很少會單獨與前二者對立，於是他們間的競爭愈將發展下去。直到老四加入以後才會彼此調和，這點，也可以在各個孩子個性的發展看出。

所以，我們要設法使每一個孩子都成為家庭裏的明星。使他們能互相影響，平衡發展，還對他們人格和個性的發展，其重要性遠甚於遺傳。

確然，撫養孩子不是一件容易事，祇有一個獨子，他很難與大人相處，有兩個則彼此之間又會激烈競爭，吵嘴，打架，甚至彼此傷害。有三個時，第二個又會常和老大與老三比較彼此的權利，覺得父母對他特別的冷淡。到第四個出生後，他們的競爭可被緩和，但誰能一定等着做四個孩子的父母呢！

我們應該同情父母們，我們要幫助他們能夠享受到養育兒女的快樂。但我們也必須對父母們進忠告：作父母的才是處理孩子的問題焦點，而非孩子。

看着孩子一天天地成長，實在是一件不可言喻的快事。這是一種時間的補償。我們失去了的歲月，都可在孩子身上得到收獲。有了孩子，我們遺留下的一切——不僅我們的名譽，而且我們的理想，以及我們所信仰，所認為有價值的一切，都可通過我們的孩子， 建造於未來。

家庭副業

如何製做布囡囡和棉動物

Maria Moransky著 芩子 譯

這兒提供你一個小意兒，利用閑暇縫些小玩具，爲家庭找一份外快。（下文所說係美國情形）

一個利用零碎布做成的，穿上小衣裳的洋囡囡，可以賣到一筆好價錢——雙倍於原料的價格，能幹靈巧的婦女一個下半天就能做好三個中型的洋囡囡，每個能賣到兩元錢。

你別担心要什麼特殊技巧，縫製布囡囡或棉動物只需預備點棉花，沒有漂白的薄棉布，針，線，快銳的剪子和臘質鉛筆。

布囡囡和棉動物的模型從店裏買得着，我剪裁時却不用紙樣，只在布料上畫個大樣而已。

在亞麻子油布片上可以印小臉，我喜歡自已動手畫，這樣每張囡囡臉看來各有風味，有笑臉，有深思的臉，有的簡直像要哭了。並不用太精確的描畫，比方說最合宜的形像是：圓圓的或半圓的嘴，兩點小鼻孔，一些顛倒的逗點（如6）算睫毛，只用一筆點上眼珠，小臉蛋擦上一抹紅也就够了。

鳥兒和小牲畜的眼睛最好裝上鈕扣，臉的其他部份不如刺繡起來，紅綫綉嘴，黑的是眼睛，豈不別緻？

棉花，鋸屑或軟木都合於做小動物的墊襯，記着，做襯裝時別弄得太緊，除非你想把牠陳設在店窗裏做樣品（像聖誕老人中！復活節的兔子等）一個挺大的聖誕老人，必須要有支架，拿幾片揩帚柄搽作腿骨，架成肩胛，鉛絲和長柄小匙充作臂架，粗毛綫彷彿像頭髮，縫牢在囡囡頭頂的分縫處，再打上兩條小辮子或是披散着；羔羊毛比粗毛綫好，可是稍嫌浪費些，羔羊毛的鞋據，一角錢一把，足够做兩個聖誕老人的鬍鬚，或是兩個洋囡囡的頭髮；羊毛膠在頭上後，千萬等膠乾了再給他戴帽子。

假若囡囡的衣裳是印花料子的，那就該用小花的才好看，條紋布好做斑馬，帶點子的做豹子不也很相似嗎？

編織物和襪子也能給囡囡穿，嬰兒的鞋適於兩尺多長的囡囡穿；小型囡囡鞋就得大量從玩具店裏買來了。

在我住的這一帶，布囡囡售價從一元到十五元錢，有的做法很簡單，穿上一件美麗衣服而已；有的則比較真實化，真頭髮或絲假髮，用瓷或玻璃作臉。

隨着戰後一大批嬰兒的成長，差不多任何地方都有玩具市場，教堂和學校也是玩具銷售地，你做成的玩具和其家庭產品的最好顧客，或者就是隣居和朋友間。

爲着使你的產品獲得一定的銷路，你該施展交際手腕插足於俱樂部，或是在教堂和學校做點小差使。教小孩製做他們自已的玩具也是增加外快的另一妙法，媽媽們比較高興送他們的寶寶到你這兒來，而不願意送去幼稚園，因爲做玩具是一種教養、是對孩子們的一種好職業。

（摘譯自婦女與婦女文摘）

八年紀

第四章　到重慶（續）

陸勉餘

初從忙亂的後方醫院和輪船裏走出來，過定居生活，在夏芙是幸福。但在紹素卻感到煩悶與不安，夏芙需要的是寧靜和有保障的生活。自到重慶，見着了丈夫，住進了自己的家，她那一顆心便濟着實實的有了放處，鎮天忙着佈置用具，佈置房屋，招呼小孩和大人的起居瑣事，她比在旅途忙多了，可是也愉快多了。紹素呢恰正相反，從前她忙得寢食不安。而現在卻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沒有她的事，也沒有她作事的地方，只有被單背後那一小張床是屬於她的。也就是說只有睡覺才可以自由無礙。睡够了便只好趁那裏有空便坐在那裏。初到的幾天，窮着收拾倒還不覺怎樣。過後就無聊無賴起來了。不嘆頭痛便嘆消化不良，夏芙使得她發悶，特地替她描了一雙鞋面，描了花樣，教她綉花，她很快就學會了，天天拿着在裏房裏。

一天吃了中飯之後，小孩——現在大家都喊他小毛，——睡了，夏芙姑嫂倆對坐在窗前。小姑綉鞋面。嫂子替小孩結絨線衣，房裏靜悄悄地幾乎掉一根針都聽得見聲音。忽然仲太太來了，手裏托着一隻白銅水烟袋邊走邊咳，走到裏房門口纔喊；

「黃太太忙得很哪！」

夏芙聽見喊聲一抬頭，只見仲太太頭蒙白布，青灰色的臉，高聳着兩塊顴骨，幾乎吃了一驚。鎮定了一下，纔忙着站起讓坐。紹素也放下綉活，取出茶葉，用熱水瓶裏的開水沖了一杯茶，放在仲太太面前。仲太太也不坐下。站在桌子前面，左手捧着水烟袋，燃着了的紙捻子夾在捧水烟袋的手指中。右手翻弄着絨線衣不住叫好。

「這種花紋是怎樣織的？真好看……呵！」她口裏問着，鼻子裏卻有一縷青烟冒冒而出，宜然非常閑適。夏芙讓了幾次她纔坐下又拿了紹素的鞋子讚了一陣，讚得嗆起嗆來，歪着頭找吐痰的地方，紹素趕緊指着門旁邊的痰盂。

「痰盂在那裏！」她天真地指點着。

「唔！唔！」仲太太點了一下頭，含糊應了一聲，痰盂雖然還有七八步之遙，她剛坐得舒服懶於動彈，便不管痰盂不痰盂，拔的一聲將痰吐在房中間地上。隨地吐痰在她已經成了習慣，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可是紹素最怕地上弄髒。見她吐，急得什麼似的。又不好阻攔她。只是鎖着眉頭要說不說的。

仲太太身體雖然瘦弱，感覺卻異常靈敏，痰剛吐掉，抬眼看見紹素的臉色，便已知道她的意思，立刻就像一池靜水被頑童投了一塊石子似，起了個怒的漣漪。卻又不便發作。只把身子往椅子裏背一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借題發揮道，

「黃太太！你莫怪！我說一句不客氣的話。你們黃先生實在不懂事，他要請用人，問到我，我就告訴他到瑤德堂（重慶女傭聚集處）去請工價嗎，頂多三塊錢罷了，我原先請的一個是兩塊錢。你們有娃兒事情多當然要多點了，其實呢，講講價兩塊半錢也就够了，但是黃先生不曉得是那們一回事，請了徐嫂來，一給就是五塊。院子裏的太太們，沒得那個不怨他。你看嘛！這樣叫我們怎樣請人來？全重慶都沒有這個價錢。」仲太太越說越有氣。

「哎！」夏芙覺得無話可答。

「徐嫂作事好不好？」仲太太問。

「還好！」夏芙遲疑了一下。

「噯！黃太太你聽我擺（註川中土話猶閑談之意）你們徐嫂就是捨得娃兒。引娃兒不得行。我看她和街上拉車子的打打鬧鬧的。娃兒就是寶貝？我看到不能不跟你說，惹上蟲子那都放給不相干的閑人抱到。黃太太！那家娃兒不還不生關係。萬一碰到那裏，娃兒家嫩骨頭嫩肉的，就禁不起　你說對不對？」仲太太說。

「呀！」夏芙有些吃驚，「謝謝你仲太太。還僅我沒有想到以後我當心就是了」她那溫和忠厚的表情，使得仲太太舒服不少。臉色緩了一些。

「請用人還是得太太自己請纔對，男人家只愛年輕好看的……」仲太太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唉！黃太太！你莫多心，我不是說黃先生，我是說所有的男子呀！」這時她心頭憤恨的潮湧，已淡得淡而且淺。淺得和水平線相近了。

「唏！仲太太。男人都是一樣的，他嗎，也並不會好到那裏去的」。夏英接道

那不然！黃先生確是好，你沒來那時他每天晚上不是一個人關在樓上讀書就是下樓來和幾個人擺龍門陣喝茶。不像……喝，嘖嘖！」仲太太雖是喜歡說閑話但仍知道遵守「閑談莫論人非」的戒條，所以說到「不像……」時她便戛然而止，歇了一下，她又聯想到另一件事，由不得嘖嘖地笑了起來。

「……」夏英捉摸不清緣故，不好搭話只微微地陪着笑。

「隔壁那個胡先生在家不在？」仲太太一壁撿着紙楳頭，準備吹燃牠，一壁笑問。

「沒有」紹華插嘴答。

「唏！那位老先生你看他老了不是？他眞還是人老心不老呢！嚇哈哈！他還想娶太太請我作媒人，你猜他想娶那一個？嚇哈哈！嚇哈哈！便是笑人，」仲太太笑個不已。

「猜不出！」夏英楞了一下。心想「這老傢伙別是癩哈蟆想吃天鵝肉，踫上紹華的念頭了吧！要眞是的話，倒要用點心思對付呢」。

「你決不會猜着的，我跟你說了吧！他想你們的徐嫂，嚇哈哈！他眞會打算盤，他說他歲數大了，須得有個人貼身照應，幫他補補縫線。洗洗漿漿，他又吃不來包飯，也須得有個人幫他弄些可口的小菜，請個用人吧！工錢不消說，總嫌得多費一間房，多備辦一份舖陳。花費太大面又麻煩是一層，再說請的說走就走了。就是不走她也不會像屋裏人那樣下細。所以他想倒莫如娶一個。既做了事又省了工錢，還不消格外費房子，買舖陳。冷天有人暖被窩，熱天有人搥背。嚇哈哈！嚇哈哈！眞是太好了。」

「啊！嚇……」夏英和紹華兩個同時楞了一回，又同時笑了。

「徐嫂知道麼？」夏英問。

「她不曉得，她有男子得麼！那個去造這個孽？黃太太我只是隨便擺給你聽。你不要說着去啊！」仲太太囑咐。

「……」夏英不作聲只點了一下頭表示應允。

「噯呀！」仲太太深深吁一口氣「下江人來了盡出新樣子。沒見過的事都見到了。」

於是三個人都微笑了。閑話在微笑中繼續下去，空氣顯得非常和諧。但是重慶的人，似乎和重慶的天氣一樣的蒙澀，正在日暖風輕的當日，卻會飛來一朵烏雲。

「黃太太！你的絨綫在那裏買的？」仲太太問，一邊吸着烟。

「舊的呀！是黃先生的一條毛綫褲拆了的，他說這裏暖和穿不着。放着也是白放着。我就把牠利用了，」夏英答

「嗎，眞好。又軟又細！比新的還要好，」

「噯！說起來傷心啊！我們有許多好東西放在旅館裏都炸掉了呀！現在眞是窮對付。什麼都沒有。」夏英嘆息着。

「出門人都是一樣呀！你看我還不是身上就這一件襖子。我也懶得縫曉得住幾天啊！縫了新的等走的時候又要得拿，路上還要遇見棒客，我們仲先生就是怕我帶傢私」，仲太太對於逃難遭炸等事情並不感興味，她沒有經驗過炸彈的威力，但她從家鄉到重慶一路上，卻聽了不少路劫的傳說．也吃了不少路劫的虛驚，雖然只是虛驚，她在看來至少比被炸是嚴重多了。

夏英不懂什麼叫棒客，問了一聲。

「就是搶老二呀！路上要是遇到了，不惟行李遭搶，人還得受傷哩，你不曉得……」仲太太說得興奮了，一陣咳嗽，喉管裏呼哧呼嚕的，好像有許多痰要奪喉而出似的。紹華生怕她又吐在地上，便趕忙把放在門角的痰盂搬了過來。

「痰盂在這裏，仲太太！」她不好意思叫她吐痰入盂，只把雙眼勾着她。

「唔！唔！」仲太太含着痰答應，她雖是個小學沒有畢業的人，可是腦子比大學畢業生還要靈敏。痰盂剛一搬近，她就立刻明白紹華的意思，也就立刻憫然起來。故意把頭一偏，連着將幾口痰全吐在離痰盂遠遠的地上。黑着臉道「不消了，地上是一樣，免得洗痰盂。」

紹萊卻不曾懂得她的道理，在她吐的時候，還認爲她沒有注意到痰盂，一個勁兒招呼她「痰盂在這裏！痰盂在這裏！」直待看見她的黑臉，纔覺得異樣，心裏不由的也不高興起來，年紀輕的人，沈不住氣，心裏一不高興眼淚子立刻鼓了起來．

驀地仲太太站了起來，捧着水煙袋向夏芙告辭．

「再坐坐吧！」夏芙客氣地挽留．

「不啊！金窩銀窩總不如自己的草窩，自由呀．」仲太太黑着臉說了就走．脚步子比來時快兩倍還不止，「得空下來耍麼！要是不嫌棄的話．」

仲太太分明在發氣．夏芙雖認爲她是在客氣口裏不住地謙讓着「那裏！那裏！」但是紹萊的反應卻不同，她受不了仲太太那股子氣，偏偏在這當兒又一眼瞧着了地上的痰，愈加憎惡，也不管仲太太的臉面下得去下不得去．便向被子床上拖出一張草紙，擦了一擦脚下便擦，仲太太只裝不看見，三脚二步跨出了前房，下樓去了．夏芙跟到樓梯口，便回轉房來，

「奇怪！仲太太老得很不高興的樣子」，夏芙對紹萊道．

「這個人莫明其妙，一點也不講衛生給她痰盂她偏不用，還要生氣，不曉是什麼毛病！嫂嫂！你看兩塊乾淨的地板，給她吐了這麼幾個膿！真氣死人，雅片鬼！一天只是吃煙吐痰，活着作什麼？」紹萊氣忿忿地罵．

「噴！沒辦法，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跟她說得清嗎？對付那居然顧得和氣．忍着點兒吧！咱們也犯不着得罪她．你去喊徐嫂拿點爐灰來掃吧！」夏芙規勸道．

誰知仲太太並沒有回去．夏芙一轉身，她便跟着輕輕上樓掩在樓口，偷聽姑娘兩個的談話，聽起紹萊罵她是雅片鬼，又說她的痰是毀．已經氣得發昏，又聽見夏芙批評她沒受過教育，更是氣極了，一腳走不穩，幾乎倒栽下樓．原來她本是仲先生的姨太太，嫁的時候纔十四歲，那時還在作小學生家就住在仲先生店鋪附近，每天穿着合身的學生制服，跳跳蹦蹦的上學．仲先生愛她活潑伶俐略施手段，便把她弄上了手，她家本很窮羨仲先生有錢卻也情願將錯就錯的把女孩子給他作小．那時讀書的女孩子不多，仲先生的大太太又是個一字不識的人，因此她在仲家很是拔尖．十幾年她都憑這層資格，就在家人頭上作威作福．現在竟聽見人說她「沒受過教育」如何不氣？從此她恨極紹萊姑嫂，連類而及一切下江人．

× × ×

到晚上夏芙把仲太太抗議徐嫂工錢太大的話講給紹萊聽，紹萊笑道「在做夢現在兩塊半錢還僱得到人？我又不是傻子，爲什麼不曉得講價錢？無奈人市上，普通都是這種工價，少了人家也不肯來呀．不要去理她等她要僱人的時候，她自會曉得的」．

夏芙又把那老先生想娶徐嫂的話告訴紹萊，紹萊笑不可仰，連聲叫「妙」．

「你這樣「呼妙」難道你也想照樣來一個」？夏芙嘆道．

「你不要發酸，，老實說你若不來，那我也會說不定的．你還不曉得重慶這個地方呢．一點玩的地方都沒有，無聊透頂了．你看那裏！」紹萊說到這裏用手向窗外一指，夏芙順着指的方向看見一座洋式高樓，裏面電燈通明，窗子上半掛着很漂亮的窗簾，影影綽綽像是很有些人在走動，這座樓她自搬進來的那一天就看見了．總以爲是什麼闊人的住宅，也就沒有在意．

「那是有名的私家堂子，你看見麼？紹萊繼續說，「專門吸收單身漢的血汗錢，出賣花柳病的地方，這附近做這種生意的有的是．在無聊的時候，若遇壞人一引誘，不知不覺就奔進去了．老頭子確是有打算，你別以爲娶老媽子可笑，我們這樣外路人，那裏摸得清這個城裏人的來歷，倒莫如弄個乾淨能幹的老媽子實惠些，不說嫖的，鄉下人性病總保險不會有的．」

「爲什麼不正正經經娶好人家的姑娘呢．」夏芙問

「咁！有資格麼？像老頭子那麼老？誰肯？」

「我說那些小伙子呀！」

「小伙子？沒有娶過的能有幾個？家裏放一個，外邊又弄一個，將來打完仗時明那一個好？」

「老媽子多半是有男人的你們就不怕麻煩了麼？」

「就是取她這一點了。她也是有家的人。弄得好多嫌幾天。弄得不好，隨時可以折掉頭。她同他的家。將下男人曉得什麼？」

「聽你們男人買壞」！夏英用「買壞」這個批評結束了一篇衛道先生們聽了就頭痛的談話。

裏房小夫妻輕聲談話的當兒，外房紹秦便預備睡覺了，她拿了一隻搪瓷臉盆下樓去打洗腳水，還沒走近廚房就聽見仲太太在廚房裏面說話。

「我祇說一件事你們就曉得我那兄弟好有錢了。他穿的那套中山服身上包包也眞是多。還裏那裏都是包包。（註川濟口袋）每個包包裏全裝滿了洋錢票子，沒得一張爛的，全都是新票子，你看那是多少啊？」

「嗯！那要好！」廚子一邊向水缸裏灌冷水，一邊順口敷衍，仲太太在誇够了顯闊時總喜歡到廚房來談她的娘家如何富有。廚子在初時倒聽得有勁但不久便習慣成半聽半不聽的樣子。總隔相當時間便「嗯！」那麼一聲，作爲答復。也不管聽清楚沒有。

「仲太太！你總拿得不少。等我發了工錢，跟你掉換把新票子要得麼？」徐嫂坐在一條長櫈上故意調侃。她雖是來了沒有幾天，但已經知道仲太太的出身和經歷。

「我那裏有麼？我捨得不好，認命！我不能讓娘屋人看不起我。」

「那你兄弟總不能說不分你幾文麼！」徐嫂嘴角掛起一個非友誼的微笑，「那我也不得要他的嘴！」仲太太緊蹙着臉蹄，幸虧廚房裏點的是十五支的電燈，光線暗淡得像桐油燈，總算好，紹秦都看不清她的臉。

紹秦端着臉盆走進來對仲太太點了一下頭，仲太太卻好像沒有看見紹秦也不在意徐嫂邁忙站起身，接過臉盆問，

「洗臉麼？洗腳？」

「洗腳。」紹秦答。

「那得多要點水，」徐嫂說着便走到灶前，把臉盆放在灶上舀熱水，

「徐嫂」仲太太厲聲喝住，「你朗個沒得個上下？把洗腳盆放到灶上去！」

「是洗臉盆得麼！」徐嫂分辯着。舀了滿滿一盆熱水，回頭就走，紹秦攔住她接過臉盆進：「我自已拿上去」說着看了一眼仲太太，撅着嘴兒走了

仲太太看着她出廚房，又跟上幾步見她走遠了。纔退回來，「這個丫頭子最不是好東西！「她輕蔑地向着紹秦人毀謗。但有沒有反應。廚子們還正在忙着清理廚房，徐嫂根本對紹秦沒有惡感。她年輕，生性又隨便，對人對事都沒有成見。也就沒有興趣批評人。

「徐嫂！明明是洗腳盆，你朗個說是臉盆！」仲太太責難着她。

「他們是拿恁洗臉得麼！」徐嫂大聲分辯。

「他們也拿：洗腳，洗屁股，洗娃兒的溺片子！」仲太太的聲音更大，

「他們沒得腳盆得麼？」徐嫂笑了，因爲洗溺片子是她幹的事。

「說起來不曉得多衛生清潔！洗了時的傢私又拿來洗臉，像這樣清潔的人我沒見過。」仲太太氣虎虎地。

「是龍駁仙！一洗還不脫了？啥子關係麼！」廚子的助手裝了一袋旱烟，坐到徐嫂坐的那條長櫈頭上，插了一句，他曾經有幾次在水桶裏洗腳，被仲太太罵過。所以他借着這個機會申辯。

「洗了就得行？我洗個溺罐子（註卽便溺）來裝飯，你吃不吃？」仲太太的話剛一說出，滿屋子的人都笑了。

助手斜着眼，抽烟不做聲。

「徐嫂！你要記得！灶有灶神，臉盆子不能放上去！二天我要是看到決不答應。先給你說一聲。」仲太太加重語氣地叫。

徐嫂被她釘着咕嚕，不覺個將起來。「是——有灶神——」說着提起腳便走，嘴裏咕裏咕嚕地低聲罵道，「又不是你一家的廚房。別個不在乎，單祇你一個人在乎，我怕你是閑很了啊。」

「徐嫂！你說啥子！」仲太太確然不見她說什麼。但也猜得出不是好話，所以很生氣。

「沒說啥子！」徐嫂遠遠地應了一句，聲音相當倔強。接着便是登登登的樓梯響。

× × ×

謎底

（1）麥 （3）翡翠

（2）七七事變（4）貨

「如願」

鳴岐

「如願」(As You Like It-Shakespeare)在星期五晚上就要上演了、本系(西洋文學系)的同學個個都忙得連氣也喘不過來，我拿了英文文學會公演莎氏比亞名劇「如願」的秩序單跑進系辦公室，正要在打字機上打個樣式出來，好交給印刷局去趕印。系主任紀教授(P. Grieder)推門進來，一面打招呼一面就到打字機旁看我工作。機器停了，他就問：「這一期的英文月刊(English Monthly)怎樣了？十一點半的時候，你是沒有課的，到這裏來談談吧。」哎呀，天呀，那裏來的時間。何況下午二時至三時，還要考史迪文新教授(Professor Stevenson)所授的「白朗寧」(Robert Browning)。我沒有辦法，只好老實對他說：「對不起。實在沒有工夫。今天是星期二，雖然星期五上演的事情大家已經準備好了，可是明天晚上的預演，也得費很多的時間。而且，今天下午還得要考史先生所教的「白朗寧詩的研究」哩。」

他笑了：「這些日子忙壞了好孩子們了。可是，我也忙呀。」

「感謝得很，就因為您領導着我們，所以才忙得起勁呢。」我答完了他的話還帶着幾分撒嬌的語調說：「真的，紀先生，您為什麼不規定這個星期是自由星期(Free Week)呢？能夠不考試，就好多了；而且考的又是「白朗寧」！」

紀教授把煙捲丟了，兩手掌擦着掌地哈哈大笑：「我又不是上帝，怎能夠隨便規定嗎……」哎呀，「白朗寧」，他才是上帝啊！」這是他的幽默作風，對於不便直接回答問題的時候，總是這樣避免表示意見。「……………對了，我想起來了，你們對這一門功課興趣如何？懂得多少？」他的幽默態度頓然改變了，表示着無限關切。

「天曉得！詩中的哲學意義已經夠我們整天整夜地去尋求探討的了；而字與字間，行與行裏的蘊蓄更深。偶一疏略，全詩便像被肢解了似的接連不上，甚至叫人迷在一個矛盾中了，轉不出圈子來。不要說念它個十次八次，就是一二十次的朗誦，也不是可以全懂得的。而且……………」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外邊一陣敲門的聲音，他一面舉手示意，不叫我說下去；一面三步兩跳地跑去開了門。一位身材適中的教授進來了。他又是半開玩笑地哈哈笑着一邊握着那位先生的手搖來一邊說：「您好呀！巧得很，」立刻轉過身來對我說：「路新(Rosine)，給你解決「白朗寧」問題的教授來了。我相信你已經見過這位ZNZ教授，他是專門研究人生哲學的。你曉得，他的一本著作已經讓我老父翻成了德文了。還有他又是一位詩人，你對「白朗寧」有問題，儘管請教他。」我慌忙起立，和他握手說：「久仰、久仰。可是慚愧得很，還沒有聽過先生的課。」他帶笑說：「你好，你真的相信紀教授所說的嗎？」

他們就站着談了幾分鐘。我在旁也沒有留心他們說什麼。不過心裏想着好笑：嘴裏儘是「久仰」，其實連名字都不曉得。他到底姓什麼呢？ZNZ到底是那三個漢字的縮寫？詩人，哲學，已翻成了德文的著作到底是一本什麼？……我正想着，同時整理手邊的東西，紀先生過來說：「請你再等我幾分鐘，我就回來，可以嗎？」Z先生仍像方才一樣笑着說：「你們今天特別忙，我來打岔，對不起。劇名「如願」，祝你們一切都如願以償。」

「那還得請你多多指教。」

「星期五晚上，我必定來看戲。」

「不，我們要你來當主席；我們不是缺少一位主席，是不是，路新？」紀教授像開玩笑地回顧我說着便和Z先生出去了。

× × × ×

樂隊奏着進行曲。我站在深綠色的厚呢幕後，悄悄地往外看看：那起勁而整齊的觀衆，一對一對地挽手比肩徐徐步進禮堂。在座的人都靜靜地欣聽樂奏，或看看秩序單，或喁喁細語，等着八時開幕。

一位同學匆匆忙忙地跑來告訴我，後台有

人在找我。他不等我轉身就跑走了。正在猶預的一刹那，另一位同學恰巧又跑來說：「Rosalind的眼影搽不好，請你馬上去看。」我連忙跟着他跑進後台，迎面碰着後台監督，我很本能地問：「一切都好了嗎？」他無聲回答說：「就只等Rosalind了。」我到了她的化裝桌前，看見她急得一身一頭大汗。第一句我安慰她說：「不要急，還有時間呢。」回頭向一位男同學說：「請你馬上把那邊的電風扇拿過來。」一方面趕緊替她拿花士林擦去已上的油彩，然後再把臉洗乾淨了，重來化裝。眼影快畫完了，紀教授進來察看了，我不及打招呼即問：「可以了嗎？」「很好，很好。」他這回，總算答應了。前台管理來對我說：「時間快到了，請你馬上準備。」我急了，即告訴Rosalind「你叫她們幫忙趕快穿衣服，我要出去了。」剛轉身，Z先生迎面站着，伸手說：「你們忙極啦。」可是我兩隻手都滿是油彩，不能和他握手，只能很坦白地張着兩手說：「對不起，我滿手都是油彩啊。」紀教授接着說：「那你就也替他化化裝不好嗎？」大家笑了。我一面趕着洗手，一面說，有什麼我們還沒有做到的呢？請指示。」他也像紀先生一樣地半開玩笑回答說：「我是來看看你們的主席準備好了沒有，要不要我來越俎代庖，」

報時間的同學跑來說：「還有兩分鐘。」我沒有時間回答任何人一句話，急急照了照鏡子就跑出去了。

站在主席台前把準備好了的開會辭講完了，便轉回幕後去。一進幕，頭上的飾條子讓幕沿的流蘇鈎了下來，同時，旗袍下角又被台口燈的電線挂住了。人是進來了，衣服却拖在幕前。兩位先生正巧站在幕後，他們趕忙和兩三個同學幫我解鈎，解放了我的衣服。紀教授向一位同學手裏接過飾條替我插上說：「你太興奮了！」我心裏惦着Rosalind，也沒有答辭，一手拿着旗袍，提着輕步往後台便跑。她倒已預備好了。於是第一幕開幕了。

點石（劇中的丑角，宮庭的俳優）忘了台詞，提示正在那邊提他，他却聽不見，倒反現得有點急了，做着怪相，跑到台的另一邊去。我並不是提示，可是我也急了，趕着走近幕旁邊提他說：「Fools wisely ……… … wise men foolishly」他很聰明，雖然他的動作多少已出了排演所指導的範圍，可是仍能不露痕跡地背出「The more pity, The fools may not speak wisely what wise men do foolishly。」

紀教授從那邊踱到我這邊來了，輕輕地對我說：「你看戲去吧，到底下看看演出的效果如何。你也累了，該歇歇。」我馬上就知道他怕我那不規則的提示，臨時會進來，多多少少總會影響演員的 我就很自然地給了他一個明白的微笑說：「我知道了。」他便挽了我的手離了後台，轉到前台去。Z教授和幾位同學正坐着看戲，見了我們，都過來招呼，於是我也就樂得休息，看看戲。

第一幕完了，幾位同學就趕進後台幫換佈景。Z教授反覆地述說着Rosalind所說的一句話：

「Maids as We are, to travel forth
so far!
Beauty provoketh thieves sooner
than gold.」問我：

「你對Shakespeare這句話，有什麼意見？」我說：「我們也有「財色迷心」之句，不單Shakespeare才說。」

「聽你這句話，你大概不是一個Shakespeare的崇拜者。」

「啊，Shakespeare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劇作家；我不能說我不崇拜他。您從那一點看出我不是一個Shakespeare的崇拜者呢？」

「哪，「不單Shakespeare才說」即已表示你對他的看法了。」

是呀，對於論財色，中國確是大有人在，莎氏比亞不是世界上唯一論及財色的人。但是我的意思只是「英雄所見略同」。他們對於社會人心的勘察，都具有同等尖銳的目光。」

「這樣說，莎氏比亞不只是一個詩人和一個劇作者了，他還是一個「社會人心」的「勘察」家了。」

我對他引用我「社會人心」和「勘察」兩詞，不禁笑了。「是的他把社會的現實「收攝在詩歌和戲劇裏，不然的話，他的作品，便少了一分很有力量的活內容了。」

「好極了，除了從純藝術方面研究莎氏比亞的作品以外，在這裏我們又可以多開一個研

究的方向了。」

「那是什麽？」我急不暇待地問。

「莎氏比亞詞語與中國文學成語比較研究。」他繼續問：「現在教授莎氏比亞這一課的是那一位先生？」

「是Dr.Smith。要研究你這個題目，一位外國教授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西洋文學系裏，恐怕沒有這樣一位指導教授。」

「是的，這裏的範圍很大，不但需要讀得多，而且對各部門的學問也要涉獵得廣。因爲各個部門都有它表現普遍的，和特殊的意義的詞語，那都要深加探討切磋的研究，才能和莎氏比亞作品中的成語或詞語，作比較的研究。你當然知道莎氏比亞全部作品中，雖多以詩歌和詩劇的型式寫出，至其內容所表現的舉凡社會問題，政治經濟問題，以至人生哲學，宗教信仰以及各種事實的困擾與思想的衝突和心理上的矛盾，無不詳蕴其中。要配合研究他用以表現這種種問題的成語或詞語，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篇短短的文章。」

「我們很應該有一個『莎氏比亞研究社』作深刻研究的工作。現在我們在這門功課中，雖各人都有專題研究，但都限於Shakespeare and London Society of Elizabethan Age，誰也不能跳出英倫一步。」

他笑了，「這也難怪，他到底是一位英國人嘛。你的題目是什麽？」「The Costumes and Ornament of Elizabethan Age Shakespeare.」

台上的帝閒了，亞頓（Arden）森林的佈景，非常幽雅靜穆，把觀衆都帶到閑逸的境界中去了。我雖然是參加工作的人，精神也被它吸住了，心憶不禁爲之讚歎。Z先生深深欣賞說：「果然名不虛傳！」

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和兩個月的工夫了配合這個幽雅靜謐的佈景，大公爵說：

「……………

Hath not old custom made this life more sweet
Than that of painted pomp?
Are not these woods
More free from peril than the envious court?………as, the icy fang
And churlish chiding of the winter's wind,
Which when it bites and blows upon my body
Even till I shrink with cold I smile and say
This is no flattery: these are counsellors
That feelingly persuade me what I am;
………………
And this our life exempt from public haunt,
Finds tongues in trees, books in the running brooks,
Sermons in stones and good in every thing……………。」

他輕輕地點着頭說：「自然的神秘，眞是可以潛移默化人於有意無意中。這是莎氏比亞的宇宙觀，也是他的人生觀。自然裏的確蘊藏着無限的『寶偈』（tongues）『智慧』（books）和『訓示』（sermons）。」

我接着說：「那他就是說：『自然是一切「眞」「善」「美」的源泉　不過莎氏比亞並不把人生看得太重，他在另一個劇本裏又說：「All the world is but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are players.」」

他還是慢慢地點着頭，過了半晌才說：「我們還是看戲吧，別讓精彩的戲滑過去了。」

戲，一幕一幕地演着，觀衆是靜靜地看着，欣賞着。每一名句演員們都能叫它深深地觸動觀衆們的心機，叫他們既陶醉也沉思地緊緊追求劇中情節和句中哲理，

戲完了，我雖然很興奮，可是仍然不住地倦。於是在觀衆的逆流裏步進後台。原來後台已擠滿了人，觀衆們多熱烈地跟後台和演員們握手，笑聲談聲，鬧成一片。我趕即轉身躲了出來，也來不及和後台同學們打個招呼，便穿過地下室，趕着從小道回宿舍。因爲實在有點支持不住了。繞了考樂圖，出了月洞門，踏上白石路，有人聲只在遠處，唯有天上一輪皓月，晚風送來遠近荷香，吮着兩行樹，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像是從來束縛中解放了出來似的。這時候，忽然覺得步履聲近，回首一看，原來是Z教授來了，他不等我開口便說：「夜深了

，一個人走？也該等同學們陪送回去。」

「自己學校，不要緊。」

「他們都在找你。用點心去吧。」

「不去了，太累了。」

我送你回去休息吧。」

「……」我們靜靜走着，半晌他說：

「在這樣一個晚間的自然境界裏，你也發見到」「Tongues in the willows' books in the lilies and sermons in the moon?」

「對不起，我沒有這份天才和技量，能發見自然的實感啊。」

「你這一句話，已表示你十足明白自然了，何必過謙？」

「我國文學裏，柳是象徵別離，還是象徵君子，明月是象徵清高孤潔與明亮。」

「還有，柳是楚宮的溫柔，還是觀音的慈悲，明月是嫦娥的宮闕」

「如果這樣寫去，卻也可以寫一篇文章了。」我們談着便踏上了台階，方進會客室大門，工友迎着說：「剛才紀教授電話問您回來了沒有。」「曉得了。」「還有兩位先生也來過電話。」「知道了。」

遠處清清傳來一陣陣的歌聲與笑聲，同圍看看，荷花橋畔，綠柳夾道的路上，一對一對的人影兒在月光之下直像分花拂柳，載歌載舞而來。「啊，原來她們這時候才回來呀！」

「是呀，不是才散場嗎？大家都到茶會去。只你卻拉着回來，你們覺得能興嗎？」

歐洲各國的局勢（上接第34頁）

（上接第34頁）

是要預計於下次普選中，取得絕大多數而上台執政。如此，用純粹合法手段，輕輕化法國爲赤色之邦。彼時美國亦只有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了。此點實是美國所大忌而大懼。預料最近期內，美對於法經濟之援助，將必有更積極之表示也。

所謂美蘇爭緩之局面，自前已甚顯著。東歐東德已入蘇聯圈中，此是定局無可挽回。（濟在德所遇之美英法人員，皆認蘇無意退出東德，四強對德和約無冀成功，德之兩分，勢所必至。）未定之局，要有兩處：西爲西歐，東爲中國，兩者相較，西急而東緩。目前短兵相接，正在西歐。美蘇形勢優劣之決定，要看西歐局勢之轉移，而法義兩國之政局，尤握有西歐局勢之樞紐也。濟五月間在義時，即眼看共黨勢力膨脹到宗教保守之西西里。最近之聲勢，似更稍隱。法國之情形略緩，但人心日處不安。說聽 Abel de [illegible]，告以共黨勢力已到極氷，此後不能再進，私意此語未必爲然。就法國之內在情勢說，經濟政治之日壞，只有眼看共黨勢力之日增。如果不增，此實由於馬歇爾計畫與美國援助之吸引也。究竟如何，吾人可於十月中旬之全國省議員選舉作一測驗。此雖非國會選舉之比，但可示民意傾向之一斑。

1 西歐各大國之戰後政治，本由中道（Middle Way）之和緩改進派取得優勢。但內在經濟之演變，似經濟使左派增加勢力（最少增加潛力）。在英作爲工黨左派之批評日烈。在法義作爲共黨聲勢之增加。

2 但整個西歐內政之趨勢，都多透着美蘇兩國之影響。左傾之趨勢，皆由美國之金錢培植，究竟抵當得住與否，近須看多前美國臨時救濟之如何，遠須看馬歇爾計畫實現之程度。

3 西歐經濟之好轉與惡化，決定西歐政治之右傾與左傾。西歐政治之轉移，亦即決定美蘇陣勢之優劣。

4 美之強點在有錢，但蘇之強點是在法義兩大國樹立了有力的共產黨。蘇只須把已破壞之西歐經濟再加破壞，便可使共黨在法義佔上風。美則須從重建健全之西歐經濟上尋求穩固政權之穩定，美之工作，自較吃力。

5 美蘇在西歐之鬥法，將於此次聯合國大會失敗後，更加急轉。美勢不容待，將先生動。蘇則於消極破壞之中，靜待美國本身經濟之破綻 美國目前之金融問題，似乎不僅在輸救西歐之經濟與政治，而且還要留意到本身經濟之健全方針。一般美國經濟家都在預憂經濟恐慌（Depression）之來臨。如果他們所憂有據，則美國今日對蘇之條件，須包括一段全面自省，自新的工夫。臨說前徒乘最近有 Peace Production Board, National Food Conservation Plan 等等之主張，或即是看到此面之需要？

白鷗

陶冰

「你知道白鷗的消息嗎？」我的朋友帶着有點神秘的神氣問我。

白鷗是一個十九歲，發亮的小女孩，有着一對靈活的眼睛，和一個高高的鼻子，玲瓏嬌巧的身材。抗戰時期，她是孩子劇團的一員，也曾在甚麼某民衆劇團做過台柱，我們和她是同在一個軍隊的某演劇隊裏認識的。因爲她和我的脾氣相投，所以我們之間也有着比別人更深刻的談話，自然到南京以後，我們分開了，當然我是極關心她的。

「嗯，怎麼樣？你知道白鷗的消息嗎？你碰見過她嗎？」我一連串的問着。

「我沒有碰見她，我有一個朋友碰見她的。」朋友仍是那樣從容而甜美的笑着。

我發急了：「她在那裏？」

「她眞的下了海了？」好像說，這早就是我們意料中的事。我一點也沒有驚奇。

「啊！」我嘆了一口氣，似乎在惋嘆她的墮落，其實我是想到了更遠的事情。

「她做了舞女，在上海一家最蹩腳的小舞廳裏，可以說是末等舞廳 我那個朋友還和她跳了一場舞的……唉：這個人哪！自甘墮落，有什麼辦法，我介紹一個他國留學生和她做朋友，人家都不追究她從前的過錯，但是她不接受，她嚮慕着繁華的上海，祇有墮落……」朋友一邊氣的說着。

自甘墮落……我想起了白鷗那善良的一面了。

× × ×

那是卅四年的夏天，我和白鷗同在一個演劇隊裏工作，當我跨進那個駐紮在古廟的演劇隊的時候，大隊長把我引進一個破損的集體臥室對我說：「這就是女同志的宿舍。」

房間是空空的，除了那接連的一排長炕以外，只有一張竹製的寫字桌，那桌子是靠床擺着的，一個小女孩正伏在桌上寫信。

「白鷗！這位新同志來了，你照應一下。」大隊長說這樣把安排我的責任交給她了。

這就是那個有着靈活眸子的女孩，她迅速的放下了筆，含笑而親切地走到我面前來：

「你睡那張床？這張髒了，這張有臭虫，你就睡這張床吧：我就睡這張床。」她待人接物活像一個熱忱的小婦人。我卻以爲她是一個沒有結婚的小姑娘。

在空閒的時候，她老是坐在床上，伏在桌子上圖寫，起初，我還當她是寫信，慢慢的才知道她是在做日記練習大小字，有時也閱讀幾本有名的小說，她曾和我不止一次的談過，想讀一點中國古文學的計劃，並請我幫她開讀。因爲她的先生是一個不愛上進的人。

「妳有先生」？我驚奇地問。

「怎麼？妳還不知道嗎？我連孩子都有了哩」！

「喂，妳的先生在那裏呢？我還以爲妳沒有結婚，」我抱歉的說。

她搖搖的笑了，指着紙糊的窗外說：

「他就在那邊男同志宿舍裏，妳聽，這唱歌的就是他。」一會，她又說：「他又在學方基唱歌。」

果然，我聽見外面有一個粹亮的男音用着一種怪腔在唱歌，另外有一個好像無可奈何的聲音在說：「你學吧！讓你學去好了。」

她縐起了眉頭，現出了一些不愉快的神氣，而我卻絲毫也不覺得，還親慎的和她說話。

「怎麼？我好像沒有看見過你的先生哩！」我除了工作外，和同志們很少聯繫，所以比較生疏。

「你看，這裏有我們三個人合照的像，」她順手遞給我一張褪了顏色的照片，照片上，和她並立着的是一個瘦削而帶着頑皮神氣的小夥子，在他倆的中間有一個三個月的嬰兒，和她媽媽一樣，有一個漂亮的小臉蛋和兩隻明亮的眼珠。

「這就我的先生，周秋勤，這是我的孩子樂樂，」她指點着告訴我，「我們周先生是不好上進的，連一本小說都懶得看，否則我們倆可以互相鼓勵了。他是一點也不想到將來的。」她說完又深深的嘆了口氣。

「妳爲什麼不鼓勵他進步呢？」我以爲她是很有辦法，使周秋勤聽從她的指揮的，何況又是這樣好的一個意見。

「他不肯呀！你看，我給一隻筆叫他寫字的，結果，他把筆拿來畫照片，把照片塗得這個鬼樣，」她憤憤的說着。

我笑了，那照片的顏色的確塗得太不調合，兩個人的臉都塗得血紅，活像兩個關公，至於那個嬰兒呢？卻又塗成一張黃面孔了。

「我從前倒是有個男朋友，很喜歡上進，一天到晚就是看書寫文章，可是他太理智了，有時候不喜歡我去打擾他，就在那時候，我愛上了秋勤，他很會唱歌，也極熱情，我以爲我們一定能彼此鼓勵着走向人生康莊的旅程，但是你看，他所表現的完全是使我失望。妳不

知道，爲了他不肯上進，我是多麼的痛苦啊！」她的眼睛明亮了，似乎含着淚水。

我不知不覺的收斂了笑容，輕輕的把照片放在桌上，在我的想像裏，同秋勳彷彿是一個醉酒而沒有志氣的人，不配做一個正派的上進心切的女人的丈夫，「唉！」我爲她低低的嘆息了。

這時候，外面的宿舍裏又起了一大陣的哄笑聲，那位叫着方義的同志，氣喘吁吁的笑着跑進來了：「白鷗，妳看，同秋勳捉到一條小蛇，拿着到處嚇人哩！」接着是一陣的擁擠，把秋勳像罪犯似的推了進來。

白鷗的表情在迅速的變化了，她想發出一聲咆吼，但她卻終於微笑起來，像斥責一個頑皮的小孩似的說着：「秋勳，快把蛇拿去丟它，還像什麼樣子呢？」

結果，在第二天，第三天，我仍舊看到了那條蛇，不過是裝在一個玻璃瓶裏的，直到某次，被一個好奇的小孩偷偷的將瓶子打開，那條蛇才跑掉了。

他的丈夫是一個不會思想，而沉入娛樂的青年，他可以接受每一個人的忠告，但是一轉身他又會忘記得乾乾淨淨，他知道發怒，而卻更熱衷於享樂。

白鷗是一個死去了父母，也失掉家庭的女孩，她有理想，希望能在社會上做一個被人尊敬的人，渴慕着一些超人的奇蹟，像多數的人們一樣，她有一顆好勝的心，盼望着有一天能夠光榮的站起來，能夠跳出鐵網的圈子。然而秋勳所表現的，卻永遠只有使她失望。

她願意做一個好妻子，和一個好母親，把榮榮從鄉下奶媽那裏領回了，她在不斷的進步，秋勳卻老是和她走着相反的路。

到南京來以後，原來的演劇隊是解散了，秋勳因爲某人的介紹進入另外一個演劇隊，白鷗呢？卻被無情的拒絕了？理由是：不歡迎有孩子的人來工作。

某天，我又和她會見了。她告訴我，已經參加了某民營劇團，馬上就準備演戲了。我知道，這是一個最窮困的劇團，甚至連伙食都不能維持。

「你爲什麼進這個窮劇團呢」？我問她。

「爲了要演個戲給他們看看，看有了孩子的女人是不是不能工作，」白鷗說。

我笑了，她還是這樣的好勝：「以後妳又怎麼辦呢？」

「以後再找工作吧！」她沉吟了一下，而後鬱鬱的說：「我多麼想走得遠遠的啊！這個地方太沉悶了。你說，在這樣的社會裏，我要到那裏去才好呢？人，要不是爲了什麼活着，到不如死了好」。

她的話是這樣沉重，我竟不知要怎樣答覆才好，但隨即她又微笑了，她哼着流行的曲子，在我面前跳着輕快的狐步，彷彿她根本就不曾憂鬱過似的，一面還問我：

「妳會跳舞嗎？」

「我抱歉的笑着，搖搖頭。心裏有些難受，恨我沒法幫她找到一個工作，我知道她在煩悶了的時候，常常是這樣故着快樂的。

又是多少天沒有看見她了，因爲那個劇團在她未演了一個戲以後便解散了。

以後，一個相熟的人告訴我說：白鷗和同秋勳離婚了，秋勳已經離開了南京，回返了他的老家，孩子是由白鷗帶着的，至於爲什麼離婚呢？我也沒有得到正實的消息，不過，一般人是慣於責備女人的，將過錯整個地推在白鷗身上，而且預言着，她一定會墮落的。

因此，我更加的懷念着她了。她的工作，她的理想，她是不是真的已經走了呢？

然而，我卻不知道應該到那裏去找尋她。

一天，我在擁擠的公共汽車站上，焦灼着候車的當兒，一部兜覽生意的馬車駛到我的面前來了，裏面坐着一個年青的、美麗的小女人：那不是白鷗嗎？我趕緊跑過去。

「白鷗！妳好嗎？現在那裏工作？」我熱情的問她。

她淺淺的笑了，我永遠忘記不了那代表着千言萬語的半酸的苦笑，她回答着我說：「我還沒有找到工作哩！「

「那末妳……」我想問她住在那裏，而無情的馬車夫卻將繮繩揮揚着，馬車又前進了。她揚着手，以那種稔述的口吻和我說着再見。

此後，我是一直沒有會見她了，在朋友處，或是在街上，我找不到她一絲兒影踪。雖然，我對她的關懷，是一天比一天深沉，然而有什麼用呢？我是這樣的渺小，這樣的無用，這樣的沒有力量，我永遠也不可能替她找到工作的。當然，論她作事的能力、學識、與思想、都可以担任任何一件工作，像一些有人事關係而工作的人一樣。

我老是躭着心，她——和她的孩子是怎樣生活呢？

一年又過去了！當這個秋季到來的時候，朋友告訴了我：白鷗是下海了！

白鷗下海了！我還能說什麼？只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心痛。

自甘墮落嗎？我否認。她需要的是一種崇高的真理，一種現實的「光」與「熱」，不是一個丈夫或一個留學生。

她是一隻找不到歸宿的船隻，茫茫的向人海裏飛駛着，怎禁得住那狂風暴雨與無邊的黑暗呢？她是被這黑暗的社會吞噬的。

朋友不知道我在思索，輕輕的嘆息着：

「白鷗也是個舞女，做了舞女又碰到禁舞了。」

我驚呆了，彷彿看見了那數千個無底的深淵靜等着她們選擇的，被迫的跳下去。人在走錯了一步以後，要回頭是困難的了，何況又生存在這樣一個慣於責備女人的社會！

失而復得的光明

程文輝

這篇自述是一位十四歲的中學女生投來的。作者自幼雙目失明，經絕大的奮鬥，竟能進學校和明眼的學生一同讀書，這種精神是很值得佩服的。并附其致李曼瑰先生來函，以餉讀者——編者註。

可敬的良師：

當妳接到這信時，會很奇怪了罷！首先請容我懇誠地介紹自己，我是一個年纔十四歲失明的女孩子，在培道初中二年級試讀，我聽到你的訓言，是在一個早會裏的，那時候，我對於前途的希望，正好像一隻迷途的羔羊，茫茫如在大海，不知何處是岸。

忽然聽到楊先生的介紹「……今天演講的也是我們培道的教師她對婦女文化很有貢獻……」潛伏已久的內心希望已經實現，於是我便聚精會神的靜聽。

意思是多麼的明顯，當然是多麼的有價值，尤其足以做我學程指針的是「……在你們求學的時候，更要加緊你們的奮鬥，知識的增長以備將來為女性增光……」我雖不敢自大，但也必須遵從這種有教誨的訓言，為的是要求我生的需要。

良師妳是我的恩師，是我前途一顆閃耀的明燈可是為了年齡幼小，知識淺薄，如果寫信給師長，錯漏和草率的地方一定很多，這便消滅了向良師請敎的勇氣。

到了今天，一種求知的烈焰，在我底血液中燃燒着，我相信農夫對於他所耕耘的土地是怎樣的關懷，照樣一位良師對於他，所播下敎育的種子，也是萬分關切的，所以我便藉着懦弱的手腕不達意的文辭來寫這信給妳啊！良師我草率的地方，請你原諒我，並多多賜敎我，這是我以萬二分懇誠，所懇求的。

由於你底訓言「婦女文化月刊」，便成了我前途的目標，所以在千困萬難中，我也以誠懇的態度，懇求人家讀給我聽，由于它，使我對文藝發生了絕大的愛好和興趣，現在把我的一篇自傳寄上，簡陋的地方實在多着，良師請求你賜敎我多多給我删改，良師定你允許我。

夜深了良師，容我敬與妳道晚安，深深地行一個拜別的禮，敬祝

婦女文化月刊萬歲　學生　程文輝鞠躬

× × × ×

當我跨進了生命還不到一個年頭，造物者便毫不留情地，安置着悲慘的命運在等我，叫我陷入了失明的苦境。關于這刺心刻骨的遭遇，因年齡尚幼的緣故，已經全被遺忘，只能從父母的口中知道這是由于醫師手術的錯施而已。

直到年齡漸長，因為不能和其他孩子們在一塊兒跳躍，只禁閉在寂寞的黑闇，這做成我愛沉思，好幻想的性僻。我想看東西想到發狂，我想顏色想到痛苦。

在八歲的時候，兄姊們都到學校去。「讀書有什麼用處？」這在我心裏是個疑團，我一定要得到完滿的解答。結果有人告訴我「……讀書可以增加知識，知識充實了，才能成功一個有用的國民……」于是使我深深意識到求學的可貴，後來在談話中許多東西都不能滲會貫通，這更燃起了我求知的烈焰。

地球不停的旋轉日曆也跟着一頁一頁的撕下，那話曲停息的心所帶來不幸的推磨的悲哀，也就隨着時日增加。每天晚上，當先生來敎兄姊們溫習的時候，我必悄悄的在一旁，聚精會神地傾聽，而且謹記不忘。父母因我醉心學問，便替我訪尋敎師，經過長時間的訪查，聘得一位失明的敎師，潛伏已久的內心希望因而得到實現。除了喜極樂極的情緒外，更是埋頭苦幹的「攻讀」那些用厚紙造成，凸凹形的盲人書籍，在課餘之後為了要使所得的知識，能與常人齊驅並起，我便很喜歡討論功課的問題，于是結果只有愉快，顯然的，總是被人落後。這又給了我補救的決心。

一天我聽到了「愛倫凱」的成功故事，無數的感觸又潛滋在我心

頭不是嗎？在人看來，一個殘缺到如此可殘缺的人，能够活到這個殘酷的世間已屬僥幸，然以事實正恰成反比例，它竟在漆黑的夜幕中，去換來，去苦鬥，利用它殘缺的軀殼，去攀上生命的高峯。

啊！我一定要以偉大的「愛倫凱」，做我生命光明的導師。殘酷是我的痛苦，可是，這正是有志的孩子，向上的刺激，人家越給我嘲侮與排擠，則我更要努力造出事業，要他們驚訝。不然，慢慢生活，將如何爲活，我不欲鬱鬱向生。

一種熱烈的力，在我底血裏燃燒着，我彷彿有看見燦爛的明朝在向我招手，向我微笑，于是我更立下莊嚴的誓約，要把和我同病的不幸者，從無知的苦海，領到自由，幸福的天涯，我要充實我自己，我要在學業上，能和五官俱全的孩子同等享受。

于是我以不屈不撓的精神，毅然決然地與缺陷苦鬥。幸好，光明終于給我找到了 我得着一班熱心教育家瞭解我苦讀求進的心理便同情地協助我踏上求學之途，當然我底胸襟有着無限的舒暢，因爲理想那至善至美的境界，已經達成，這可預告我前途的希望，正如火光般閃爍，日月般燦爛。

爲着補救已失去的學齡，趕緊認識了失明的字體，經過兩個月的補習，終于戰戰兢兢地，踏入培道初中一年級的課室。由此便使我意識到堅忍的意志是解決一切困難的鑰匙，是一切事業成就的特徵。在這偉大時代的今天，只要抱着堅忍這二字去奮鬥，個人的一切，社會的矛盾，終必造了你的克服者。

到了初中，一切環境，都隨着變更，首先要感覺到的，就是各科，都沒有奠下一個基礎。其次，就是失明字體的書籍，是沒有出售的。每天晚上，爲了抄寫所派的每一課書，總要消耗好幾個鐘頭。這一切的一切，便常使我在朦朧的夜幕下，雖感到精疲力倦，也還不能清理功課。而且，有時到了測驗的前一晚，才有人報給我抄。有時，到了考試的那天，也沒有齊備的課本，那就只能憑回憶所及而應試了。

還有一個最大的困難，就是先生寫在黑板上的，我是沒有方法得着。然而人類都具有克服困難的天賦本能，我開始訓練，我的聽覺和速記。我的速記並沒有什麽科學的方式，不過使我的寫字的速度加快而已。因爲黑板上的東西，先生多半會略加解釋，我便把先生所講的都記了下來，並在課餘請教師和同學，加以指示，幸好有同情愛護我的教師和互愛互助的同學們，給與許多必須的幫忙，我才能安然渡過兩年的學程。

我又熱愛音樂，因爲音樂的融和對於一個心靈受了創傷的人的感興是富有生命的。我決意要去學鋼琴，因爲「愛倫凱」也作學音樂，而且並不弱于常人。她愛用她那雙敏感的手，撫摩在琴上，同時還去的事實告訴我，我是有克服本身缺陷的可能。我決不願防止我的上進；毅然去向先生請求 我在良師的同情培育下終于又達到學琴的目的。這又給我一個稱心的微笑。在我失去光明的生命裏，添了一層輝煌的光彩。

在我的學程中，所得到的知識雖說和別人一樣，但我所消耗的精力和時間，實不能和常人同日而語了。但我一定謹防失望，來變我的心弦。爲了告慰我的良師並以血和淚在鞭策中灌溉我幸福的果子，我必抬起頭仰着胸大踏步向我艱難的旅程，前進！前進！

美國婦女的衣 （上接第16頁）

珠頸項是學生們最普通的飾物但都是假珍珠。各種各色的寶石都有人造品應婦女的選擇，我們有錢的婦女、如有五條金頸項，總要全戴上了才顯得神氣，在美國婦女，卻要等待適當的機會去表現，可以裝的，不妨帶上一二吋闊的手鐲，頸項，但是，有了這套東西的，卻不能逢場必用。這正如蕭家簷下的飛鳥，不是每幅畫都一定要放進飛鳥一樣。

這些配飾物中，最應爲我們注意的是帽，手套，鞋，手袋的使用。不分晝夜，不分冷熱，帽和手套是不間斷使用的，只在款上去分別時空的不同，至於這四樣配件顏色的選擇，本身要諧和，同式時對於衣服的顏色亦要有加重或諧協的作用，譬如說，一件棕色或綠色的衣，這四樣配件的顏色要是咖啡色比黑色諧和些，紅色的衣服，這四樣配件的顏色，黑色要比棕色和紅色來得悅目。

游泳，晒太陽，野餐，——都各有適合其目的的衣服，不同只是價值的相異，有錢的可以買五十元一件的游泳衣，但一兩塊錢的，也不見得會減損游泳的興趣，但卻絕未見一個人隨便穿一件襯衣服下水了事的。

一個貧弱國家的人民衣服係以蔽體爲足，一個文化較高的國家，人民的衣服，蔽體以外，還講究禮，一個文明和工商業進步的國家，衣服是人民生活，藝術修養的表現。

通訊

婦女運動在東北

王國秀

如果說婦女運動可以作爲革命運動的里程碑的話，那麼東北婦女運動的演進，大體是和國民革命運動相一致的，不過由於在歷史上東北向來是一個特殊的地區，所以東北婦女運動的孕育發生及成長，也自有其不同的形態道路。

中國婦女解放鬥爭：成爲奔騰澎湃的運動，乃是「五四」以後的事情。而當時的東北，方呻吟於日本帝國主義和地方封建軍閥的雙重壓迫下，絲毫嗅不到自由的氣息，萬里長城攔住了婦女解放的呼聲，雖然也有一二有志之士在那裏辛勤的播種，無奈土壤過於磽瘠，荊棘過於叢密，一時難望有所收穫。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東北易幟，革命浪潮所及之處；社會風氣爲之一新，在青天白日國旗掩映下，東北婦女逐漸覺醒，繼而見諸行動，興辦婦女教育，要求男女平權，主張婚姻自主，一時風起雲湧，波瀾壯闊，若不是「九一八」的風暴突然來臨，今天早已可以獲食成功之果了。

淪陷以後，三千萬東北同胞變成了敵人的奴隸，而東北婦女則除了遭受這個悲慘的命運外，更遭受到特別的苦痛和災難。因爲日本原是一個重男輕女的國家，在其卵翼之下的偽滿，自然亦步亦趨，東施效顰。在教育方面，中等女子學校（所謂女子國民高等學校）單獨辦理，所授課程多以家政爲主，目的在養成一個依附男性的家庭主婦。至於高等教育對於婦女幾爲禁地，能夠跨入大學之門的祇有極少數的幸運兒，在社會方面，婦女地位異常低下，婦女職業之難，難於上青天，縱使僥倖得到一個工作，也不過是地位低微的打字員，接線生而已，而且祇能永遠固守着崗位，很少上進發展的機會。至於婦女團體本就很難產生和存在，甚至還以宣揚民衆爲任務的「協和會」裏，也很少有婦女工作的部門，可見其蔑視女性之一般。在這樣的教育制度和社會環境下，婦女運動自然無從發展，但這並不是說整個東北婦女完全忍辱屈服，相反的，有一部份勇敢而前進的婦女目擊祖國的危難，身受敵人的荼毒，她們暫時停下婦女解放的鬥爭，加入民族解放的陣線，或者隨着游擊隊，轉戰於長白山中，興安嶺上；或者深入地下，進行宣傳組織，供給政府情報，對於國家的貢獻、對於民衆的影響，都是不可磨滅的。

抗戰的勝利給東北婦女運動帶來了新生，東北婦女經過十四年的長期蹂躪後，突然回到祖國的懷抱，彷彿在夢寐之中，其興奮和愉快之難以形容的，她們在狂歡之餘，顧不得組織，也顧不得計劃，立刻擔負起實際的任務：慰勞軍隊，協助傷兵，救濟難胞，檢舉奸僞，無不爭先恐後努力以赴。這些事情也許做得步調不夠齊一，成績不夠理想，然而辦公初期的接收工作是不可否認的。所以當去年五月間，蔣夫人蒞臨東北時，對於東北的婦女界深表嘉許，同時爲了加深組織，提高效能，指示籌組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東北區工作委員會，該會在總會的指導之下，經東北婦女先進的積極籌備，乃於今年初間正式成立，於是東北婦運開始跨入一個新階段。由於工作人員的努力，該會在機構上，於已接收較大城市現已都相繼成立區分會，并爲健全下級幹部計，曾於今年四五月間舉辦婦女工作幹部訓練班一期，課程除一般政治常識外，特重婦運組訓技術的培養，學員均爲當地優秀女青年，結業後派赴各地婦運機構參加工作，各地之間互相聯繫，互相輔助，彼此勉勵，彼此競賽，構成了一個相當廣大而綿密的工作網。在事業上，爲了造福東北婦女及兒童，在東北軍政重心的瀋陽，創設幼稚園及托兒所各一處，前者招收幼齡兒童，特由上海聘請專門師資，採最新原理，啟發兒童智慧，鍛鍊兒童身心，在東北九省幼稚教育界莫與倫比；後者專收職業婦女及公教人員的幼嬰，照顧週到而費用低廉，對於當地職業婦女助益良多。此外婦女識字班，婦女縫紉工廠等也都在計劃進行中，而且她們期望着將這些工作逐漸推廣到各級地方去，以期於最短期內，奠定下婦女運動的基礎。

勝利後的東北婦運團體，正如雨後春筍一樣，蓬勃發展，紛紛成立，除上述的新運婦女會東北區工作委員會外，尚有黨部領導的東北婦女協會，團部領導的女同志會，教育界婦女先進領導的東北婦女運動促進會，以及純民衆團體性質的東北婦女會，婦女職業教育研究會等，都在共同致力於東北婦運的推進。她們不斷空喊口號，不祇高談理論，而願默默地埋頭苦幹，從力行實踐中求取工作的果實，她們的精神是那麼積極樂觀而謙遜，她們的步度是那麼果敢而堅實，這似乎是當前東北婦運的一個顯著的特徵，同時也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數十年來，東北始終在苦難中，因此東北婦女運動的歷史道路也特別崎嶇而險惡，所幸隨着抗戰的勝利，東北同胞已經渡過最黑暗的途程，踏上了和平以後，即將重見光明，一切事業也行將突飛猛進，婦女運動既是社會運動的一環，自然必有長足的發展，何況東北乃是經濟建設的模範地，政治改革的示範區，以及國防配備的最前綫，在在都有助長婦運的條件，而另一方面，東北婦女本身，又復秉承祖先移民時代的傳說，淳樸而勤苦，倔強而堅毅，都有獨立自主的精神，很少依賴他人的習性，這些有利的客觀環境和優越的主觀力量，再配上健全的組織，堅强的領導，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白山黑水之間，將會開遍婦女解放的奇葩！

新書介紹

創造婦女的新史實

李曼瑰著，民國卅六年九月時代出版社出版，共一百五十二頁，計十一萬字，售價五千元。

[illegible]本書是二十五篇[illegible]集而成的，共分六類，[illegible]的內容，指示在婦女如何去創造新的史實，可爲啓廸婦女[illegible]的指針。作者數年來提倡婦女[illegible]序文說：「婦女解放不過是婦運的一個過程，並非終極的目的。[illegible]其對社會貢獻的多寡而決定。

全書共分六類：第一類[illegible]我們提倡婦女「創造婦女的新史實」[illegible]

[illegible]生觀與生活的方式[illegible]女本身的健全[illegible]因此女子在現社會中，必須要有學問，要加強求知的慾心，要有崇高的事業理想，對工作對生活都必須做到盡美盡善，必須根絕依賴性，而以自己的才智貢獻成績去博取自己的生活和地位。社會上有那一樁事是不勞而獲的呢？

第四類爲「論婦女參政」「新憲法所表現的中國婦女地位」「從婦女的立場檢討憲政時代」等篇。是從婦女地位的建立說到婦女參政的一切。婦女參政固然是婦女運動目標之一，然而參政的人才，必須是對政治有研究，有興趣和有作爲的人，才能眞正治理政事。才能爲人類謀福利。同時我們需要認清婦女參政不是婦女運動的最終目的，而僅是達成目的的一種手段，婦女運動眞正的目的，是使婦女[illegible]貢獻社會，推進社會的文明，促進世界的進步。[illegible]有理性、有意志、有作爲的頂天立地的「人」，[illegible]理論上的男女平等，到事實上的男女平等，男女[illegible]

第五類[illegible]

文摘　歐洲各國的局勢

林同濟

林同濟教授赴歐美講學。近在歐洲致其友人一信闡述歐洲各國局勢及美蘇在歐角逐情況極其中肯。茲將節錄轉載以饗讀者。全文見十月八日大公報。（編者）

不到歐洲，不能親切感到兩點：1歐洲情勢之危急，2美蘇鬥勢之浩大，在美所聞終不免隔岸觀火，半年來，在歐之各國，踏其市，居其居，食其食，見其人，一切乃都具體化。歐洲情形，可謂是無日不在Crisis之中。每一Crisis發生，美蘇一言一動皆引起極敏捷之作用

所謂情勢危急者，根本自在經濟。但其最後之意義，乃尤在其政治與文化之影響。與各國有識之人士談，均認爲今日之Crisis，是眞正一個Total Crisis。一國之變，牽涉到全歐洲之變。經濟之變，將影響到整個歐洲傳統文化之前途。這種文化命運之憂慮，使歐洲人均感得此次經濟危機，與上次歐戰後大異其趣，不但肉體受累，整個靈魂都要發生問題。而因此每人對每一事變之態度，空前緊張。此中包含之爆發能力亦必空前强大。

因爲問題重大，大家尚持重不敢輕動。目前歐戰各國政府，都代表和緩折衷之勢力。但下面的民情，火燒日急。所以尚在觀望不動者，實由於美國救濟之一望。此望一絕，情勢必將急轉直下。

美國知此，蘇聯亦知此。第一大關頭，卽在本年冬天。去歲奇寒，今年大旱。法英德都歉收。大家望着本冬之衣食問題，不寒而慄。

馬歇爾計劃就是維持歐洲人心之惟一慈燈。但遠水不救近火。度本冬，勢恐需美國之臨時救款。馬歇爾對此已表示態度，只不知杜魯門與美國會是否果看到而且做到。整個歐洲（英國在內），都眼巴巴等待，雖然克里浦斯强作豪語，謂英人須自力更生。

歐洲蕭條經濟事實，自是生產力殘破。食品缺乏，用品缺乏，發而成爲物價高漲，通貨膨脹等病象。情勢雖不及中國之支離，但百年來高度生活水準與物質享受哲學，使他們心理上產生一種空前煩悶，憤怒，實充滿了挺而走險之大可能。

走險之形式，當前出於總罷工。總罷工只增加經濟之困難，絕不能解決經濟之癥結的。但總罷工之意義，將在政治大變動上表演出來。整個社會生產力停頓，沒有政府可以維持治安，在全國紛亂中，只有極左派或極右派來應用其暴力手段，硬建一個極權之政府。左派則全歐赤化，右派則希特勒局面復興，兩者皆可引起第三次世界之大戰。

從此方面看去，最關鍵之國家厥爲法。義。過去美國之政治家以爲救英國卽可了事。今日美國執政者漸漸開始看出眞正危機，乃在法。義。蓋英國工人究竟是受了工會主義，費邊主義之領導，共產黨之力量無多。在法。在義，則不但大多數工人已由共產黨把持，而且共產黨本身已成爲政黨中之最有力者（在法爲第一大黨，在義爲第二。）總罷工之權，多少都操在共產黨之手。

尤微妙者，到今日止，法。義共產之策略，並不以總罷工之非法手段，爲其所得政權之途徑。到今日止，法。義之工潮，與其說是共黨之鼓動，不如說是工人工會與情之激昂。（卽如數日前成萬工人示威經過濟之當下皆各工會之舉，不是共黨之領導。）法。義共黨所用之策略，已超出總罷工一步。他們的妙計是充分利用議會政治之機構與不開殺戒之步驟，以「順取」政權。與其他各國共黨之「逆取」方法兩異。此半由於他們領導人之高明（法之Thorez義之Toliatti皆上乘人才），半亦由其已成法之大黨，緊得順水推舟也。因此，他們目前只往注精會神，設法取得工人以外之民族歡心，收羅各階級份子。一方面再散佈種種不安的空氣，以中傷現政府之威望。他們的京發，

（下轉第27頁）

美國政黨中的婦女

許民

摘自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 Social Science May 1947.

美國近年大選中，適齡婦女的投票人數，還超過男子的投票人數，人數雖多，假如不能在各大政黨中獲得地位與權勢，也難望在政治上有什麼大影響。因爲州和地方政府政策的擬劃，候補者的推選，全被政黨把持，所以婦女應當首先參與兩大政黨機構。

一九二〇年婦女參政修正法案通過之後不久，女界領袖就要求兩黨中的各重要委員會，應有婦女代表參加，人數和地位也應當與男子平等。早在一九二〇年民主黨已承認婦女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中，地位和男子平等。一九二四年共和黨也作同樣的決定。自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九年間，婦女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全國委員會中都有與男子平等的代表權，每一州有一男代表必有一女代表。

這種形式上的平等不足以說明婦女在政治上有何重大影響，她們只是次要的角色，被排斥在全國委員會重要活動範圍之外，這是由於最大多數婦女沒有參加公共事務與政治活動的原故。

美國婦女更進一步向州委員會與地方委員會爭取平等代表權。著名的「五十對五十」計劃（Fifty-Fifty Plan），即是要求在各政黨委員會中的婦女代表和男子一樣平等，同時也要求在州委員會中有一男的做主席，必有一女的做副主席，而且投票權力應平等。這個計劃已經有好幾州，將它制成法律，有的將他規定於政黨條例中，此外還有許多州都建立了一小部份的五十對五十制，將平等代表權，擴充到某種程度，一九四四年總統競選，婦女在政黨機構中，擔任了很重要的工作，這正是一種顯著的進步。

在美國四十八州中只有九州完全實行平等代表制，這九州是哥羅魯多，佛魯里達，印地拉，艾荷萊，密蘇里，孟打拉，新約瑟，俄里港，南建哥塔。其餘各州有的實行了一部份，有的全未實行，是見婦女地位尚未全有保障。

婦女領袖對於五十對五十法律寄望甚殷，他們希望能影響政府政策的決定，事實雖不盡然，可是五十對五十制對於婦女工作者確很有利。

婦女在兩大政黨中的努力和地位，可由她們所參加的全國選舉會議和各種重要委員會中的代表名額，表現出來，布萊金雷共小姐所著的廿世紀的婦女一書中，對婦女在全國各種會議所佔的數額，有詳盡的分析，她說一九二〇年全國民主黨會議中只有婦女代表十三人，一九三二年增加爲二百〇八人，共和黨會議中婦女代表由廿七人增加到八十七人，不過，一九四四年大選時，婦女在民主黨全國會議中只有一百七十四位代表，在共和黨中只有九十九人。人數方面雖然失敗了，但在另一方面大有成就，即是兩黨在黨綱和決議性的重要委員會中允許婦女有半數代表參加，並且給婦女擔任會議官職和發表演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婦女在政黨中的影響增强，因爲男子當兵去了，婦女便替代了男子平日的工作，甚而替代男子在州委員會中的職務。婦女們又組織一個婦女選舉團，使男領袖對她們的印像更加深刻化，於是在一九四四年大選中，共和黨任命邁力州的馬丁小姐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中的助理主席，民主黨則任命亞拉巴馬州的胡類登德夫人擔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秘書。

假如美國婦女能夠在政黨機構裏獲得相當的地位，假如她們能使五十對五十制普遍推行，那末她們未來的遠景是光輝的，因爲廿七年來的奮鬥和努力，已經表現出她們的進步。

信箱

迷途中的彷徨

絹軒先生：

我是一個遭遇感情襲擊，而自殺未遂的人，在輕生的信念下，把一切的經過，貢獻于先生之前，希望能得到援助，指示迷途中的彷徨者。

追求美滿的人生，幸福的生活，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當我十九歲的時候，便就讀於××大學，第二年我認識了同院同系的胡一葵，因爲他的聰明努力，每學期的成績，總是名列前矛。而且他有與我相同的愛好音樂的個性，因此我們便開始接近互相地敬愛着，每星期日常同到郊外去消遣，或去看電影聽音樂，平時在課後，也常常談論着個人的身世以及事業的前途與奮鬥的抱負。當我們在四年級的時候，已經是一對最要好的情侶了，雖然常受同學們的諷刺與妬羨，可是絲毫不能動搖我們相互間的感情，而且更加深了我們間的感情，在那時無疑的已步上了戀愛而到了熱戀的階段。我們都通知家庭，其間雖然遭受了小的挫折，然而都被堅强的信念所克服了。于是便決定在畢業後結婚。在那時想到前途的光明，人生的幸福，興奮得終日忘其所以，以爲在世界上，再沒有比我們更幸福的人了。婚後的生活，雖然不能如想像地那麼盡如人意，然而也能在感情的融洽中，過着安適地愉快的生活。以我們兩人的收入來維持小家庭的所需，并不覺得困難。一年後我們添了一個小孩，然而卻沒有減少家庭的幸福，倒反而增加了家庭間的愉快。抗戰發生，我隨他還去重慶，同時因我的懷孕及另找工作的不易便失業在家，專任主婦工作。雖然因爲經濟上的拮据，常有小齟齬發生，可是在當時，也不過像輕煙一樣，轉瞬即過。抗戰勝利後，他隨政府還都，因交通的困難，我不能同他一塊走。當我回到南京來的時候，已相距五個多月。在這五個多月，我真想不到他不似過去的溫柔誠摯，更沒有絲毫愉快新鮮，完全失去了他的天真，而具有一副深愁的臉孔。這樣過了三四個月，他更變成粗暴，寡情，時而發怒，時而狂歡，我不了解他心理及一切的改變，而我在這種環境中，也自然要變得像一座將要暴發的火山，一切的危險，促使着我的心。而這一個爆炸彈終於在今年，二月與黎明同時向我爆炸。原來他在復員來京的時候，因爲同飛機的關係，與某機關的女職員相熟，而這位女先生便是某要人的長女公子，相貌，學識都很不錯，而且家庭又是闊要，她能夠屈身下嫁，一葵又何嘗不想平步青雲？而且這幾年來，我也確實是憔悴不堪，一葵雖沒有當年的倜儻風流，但仍存有當年的英明雄偉。於是這一幕悲劇，便因此揭幕。一葵態度的轉變，當然是道義與情感，甚至道義與功利的衝突而有的表現。上週他正式向我提出離婚。願意給我贍養費，而且希望我永遠地爲他事業的前途愛護他的名譽，而允許他的要求。天啊！我聽了他的訴說，回憶起當年在海濱浴場互誓永愛的背景，能不令我昏厥！我受不了刺激，我決定自殺，可是當我吃下了來沙爾，告訴女傭好好照顧兩個孩子的時候，終於被發見服毒，而被送進醫院以致自殺未遂。可是我這顆破碎的心，又將如何安置呢!?絹軒先生，你們是婦女的先驅，請給我一點幫助吧！祝

撰安

沈志清上　九、廿七

志清女士：

你所遭遇的一切，我們很表同情。如果胡先生和×女士僅是有感情，而沒有舉行結婚或任何結婚手續與法律根據之時，當然以避免離婚阻止他重婚爲上策，因爲就他態度的轉變上看，并沒有表示他是惱恨你。而他提出離婚，主要的原因，也許還只是裙帶關係，倖進機會的引誘。所以也許那位某小姐也還沒有了解他的家庭狀況，不知他是個有婦之夫，才會追他呢　如果推測得不錯的話，何妨去找她一談，使她明白一切，也許可以使她知難而退。而且假如她是個富於理性明白大義的話，她卻絕不會將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上面。安知她不會約束自己的感情，幫忙你去挽回你們家庭的和睦呢？我希望你能先做這一步。假如你失敗了，他們堅持非離婚不可，而一定要和你離婚的話，你可以答應離婚，可以不答應離婚。但我勸你大量點，答應他離婚，一則可以早日把這個關係平靜下去，不致長此拖下去，你的感情常受刺激，二則你的兒女的教養費，有所籌蓄。朋友，離婚并沒有什麼可恥，千萬不要作棄婦的自憐自悼，甚至自殺。須知只要我們有堅強的意志，克服困難與苦痛，從事業上找出路，在工作中找快樂，前途仍很光明的。若能爲着一個男人的愛情而犧牲，等死，精神自己的性命，無乃太不值了。人生能有多少歲月！從你所愛好的音樂發展你的才能，說。我希望你鎮靜，歌唱着們，創造你自己的新生命！自殺無論如何是弱者的表示呀　謹覆并頌

時祺

編者

雜組

歪詩集錦

文

歪詩又名打油詩，據說始祖是唐朝張打油的詠雪詩：「江山一籠統，枯井一個洞，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好的歪詩，其思考之敏，體驗之深，每發人之所不能發。若詠人詠事詠物之作，皆能刻劃入微，窮形盡相，纖毫畢露，妙趣橫生。在文字上雖不能登大雅之堂，但遣興怡情，其地位實不可厚非，茲特選錄數首如左：

詠老人

兩耳聾兮兩眼花，手常抖擻腳常麻，將欲記言先側耳，未曾放箸便剔牙，事纔做過渾忘卻，客見多回又認差，祇有一樁堪慰處，諸孫肖位總推他。

詠黑人

人生都有黑，惟君黑最全，吐痰如墨汁，噓氣似嵐煙，楚國霸王面，惜秋公子肩，裸臥漆椅上，秋水共長天。

詠大鼻

大鼻尋常有，惟君大得凶，臥床撐帳頂，當戶礙屏風，接吻全無望，聞香大有功，江南一噴嚏，江北雨濛濛。

詠駝背

人生殘缺是前緣，嘴在胸旁耳在肩，仰面難能看白日，側身方可見青天，眼如心字無三點，坐似彎弓少一弦，最善百年身後事，銅棺祇釘川階。

詠近視眼

笑君兩眼太稀奇，凄立身邊知是誰，日透瓦楞拿彈子，月移花影打枯枝，因看盤碟嗑傷鼻，為尋茶杯夾斷眉，更有一樁堪笑事，吹燈燒了嘴唇皮。

時聞零誌

冰

世界的末日

智利天象觀察家主任C，M，弗拉德博士在一篇關於火山、流星、地震，及其他自然現象的演講中宣稱說：「一顆極大的流星在太空中旅行了六千三百八十二年以後，現在已接近地球，可能造成世界的末日」

澳政府爲民徵妻

澳州青年女子極感缺乏，鰥夫數目日增，移民部長A，考特威爾向國會宣佈：「移民部已在採取一切措置歡迎適合結婚年齡的青年女子到澳洲來。」

怪函

在羅斯福的遺物中，整理者發現了一封由一個阿部農人的妻子寄給他的信，信裏說：「親愛的總統：我們的鄰居借給我們二十五塊錢，他說了除非他能當我丈夫不在的時候來看我，否則便要牽走我們的驢子去償債。請問我怎樣才能保全我的驢子呢？」

暹邏公主嫁給日本平民

九月二十九日，東京透露了一件暹邏公主與日本平民在一位美國婦女社會工作者介紹下訂婚的故事，那位公主現在已到日本準備結婚，所以這個消息已透露出來。公主的名字叫瑪麗維莎咯斯伐斯塔、天主教徒，現年二十五歲，是當今暹邏皇帝的堂姊妹，新郎歌川信次，現年三十六歲，在戰爭結束時，適奉官方任務駐於暹邏，據介紹這件好事的那位小姐叫柯兒費爾特，公主，柯小姐已在九月二十日自暹邏到達日本，婚禮將於十月十五日舉行，若是結婚的話，她便不能保持公主稱號，而將變成平民，最近攝政會已批准這事，有人問她會否和暹邏貴族結婚呢？她說：我從沒有遇到任何一個我要嫁的人，雖然我遇到的機會很多。公主身長五呎，窈窕多姿，有貴族風度。且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初次來日本教授英語，並從事育人福利工作十四年之久，其目的是想在美日關係中有所貢獻。

謎語

（一）十三個人多半個（打一字）

（二）一不是關雲長，二不是楚霸王。雲長走麥城，霸王在烏江。（打二字）

（三）牛郎織女鬧離婚（打流行語一句）

（四）人盡夫也（打一字）

（謎底見23頁）

婦女消息

△據外交界息：我政府以英王儲君伊麗莎白婚禮在即，依照國際禮節，應致送禮品，頃已決定選購名瓷、古物及刺繡等價約三億元之贈品送贈云

△南京國際婦女聯誼會於九月二十二日在京假金陵女大舉行成立大會，由[illegible]鄒夫人主席蔣夫人應該會邀請致詞夫人對該會之創立極表贊成，謂「充分表演「世界一家」之意義，并希望該會多研究中國文化，請中國教授學者必樂意協爲此種友誼接觸，相信雙方均能獲益。希望該會除密切對中國人民之友誼外，并從事援助中國貧苦和不幸的人民。

△阿根廷總統裴隆今晚九月廿三日宣佈頒行婦女參政權法：該項使婦女有資格被選爲議員甚或總統，當場獲得來自全國各地十餘萬婦女之歡呼擁護。即阿全國現僅有三政黨有女黨員，總統夫人所組織之裴倫黨約有女黨員十萬餘人，社會黨有女黨員二萬人，共產黨有女黨人一萬人。

△印度駐蘇大使出席聯合國大會首席代表潘特裴夫人於二十二日夜向遠東發表廣播談話，指出世界經日注意歐洲之飢荒威脅，位對亞洲數萬人民之痛苦，而對亞洲數萬萬人民之痛苦外不甚注意。并譴責目前之戰爭宣傳，爲危險之宣傳，久之足以引起戰爭。

△英工黨政府於九月二十五日對於英婦女之穿着「法國式之長裙」力加反對。商務部長克利浦斯代表官方，在紡織設計家之集會上力竭聲嘶地勸告婦女採穿短裙。

△羅斯福夫人發起邀請各界名人，於十月五日在美國電台舉行廣播座談會，討論聯合國問題。

△荷蘭政府三日宣佈，荷蘭女王威廉敏娜因健康關係，由王儲茱麗安娜公主攝政。聞女王今年已六十有七，本於一八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於一八九〇年承繼其父之王座。

△羅斯福夫人十月三日夜於聯合國社會人道與文化委員會發言，對蘇聯代表維辛斯基所謂美國出現戰爭販子之責難，作初次公開之答案，據稱：美政府與若干人民有時發生爭執，但吾人堅持批評與發表異見之權利，此乃自由與民主之代價，極權主義或可將行動加速，但吾人相信民主與人民之立場堅定不渝。

△孫夫人宋慶齡女士於雙十節由滬發表通電，籲請美國人民「協助吾人實現孫中山先生基本主意」繼續在醫藥，兒童福利，教育及工業合作方面，能真正造福於中國人民之計劃上，予以援助。

△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於十月十四晚六時於杭州舉行盛大之歡迎會，歡迎此次至杭出席世界女青年大會之各國代表，蔣夫人自京專機飛抵杭州準時到會，爲晏會上最受人注目之嘉賓，晚餐會開始後，蔣夫人致歡迎詞。

△世界女青年會代表大會，於十月十五日晨在杭正式揭幕，由該會會長葛恩思女士主席。全體代表暨中國所有十五名列席代表，百餘人均準時出席。

文化消息

△北大校長胡適於九月七日對平記者發表其有關我國教育十年計劃之意見略謂：我國顧及本身環境，應以十年爲期，由政府規定第一個五年全力幫助五個大學發展，即北大、清華、浙大、武大、中大、

限期成爲國內最好及在世界有地位之大學。第二個五年再協助另五大學發展。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遠東區教育研究會議，於九月三日在南京開幕，到會代表及來賓等三十餘人，結果選出中國爲大會主席。印度、暹羅、澳洲、菲律賓爲大會副主席。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鑒於國家建設事業需才孔亟，爰於本年春間恢復國外科學研究補助金辦法，聞本年申請此項補助金者約五十人，頃已決定熊毅，黃達河、王天眷、徐綸、陳烈仁等爲當選人云。

△太平洋關係學會於九月五日在倫敦舉行開幕典禮，我國代表蔣夢麟博士等五人已抵達英倫

△我國全國報社通訊社雜誌總數，據行政院新聞局統計：自三十五年五月至本年八月底止，經核准登記或補行登記者共達三、二九八家，計報社一、二八四家，通訊社五六六家，雜誌一、四四八家。

△美空軍於九月二十二日公佈，○——五四式四引擎空中霸王式飛機一架，在未有駕駛員控制之下，業已安然橫渡大西洋，執達美國倫牛津附近。全程計二千四百哩。聞此無人駕駛飛機，係由宗備之「機械腦」所操縱，舉凡時間，電波，駕駛以及關於飛行之每一部份，莫不由機械自動控制。祇須在啓飛前將此「機械腦」對準，然後撥按目的地之指示電鈕，自動計算所需時間，速率，機頭被飛之風速，即能於一定時間抵達目的地。

△美國視力改進社近稱：常人眼睛在光譜中可分辨一百六十種之色，但約每二十人中有一人視覺有缺點，此種人祇能見黃藍二種基本色。但不能分辨紅綠二色，因此二色，在彼等視之均爲黃色。婦人患色盲者比較爲少，每二百五十人中僅一人云。

△以兩千萬元美元用作促進中美文化合作之「傅爾布來特法案」之談判，現正在京進行，預期最短期內即可獲致協議。據聞該法案係美參議員傅爾布來特氏於美國國會中所提出，并經批准者，該法案授權美國務院於美國出售海外剩餘物資款項中撥付，者爲文教溝通之用，適用於中美兩國者計美金二千萬元，規定於二十年或較長期間內，每年以不超美金百萬元等值之法幣用於中國，作促進中美文教溝通之用。

△中央研究院高峻疫苗製造場近發明肺癆測驗疫苗一種，此種藥苗每西西可注射三千人，其用法僅單備特三千分之一之藥苗，注射於皮膚之靜脈內，若係患有肺病結核者，於注入部份呈現紅色一塊，若無肺病，於注入部份僅呈一紅圈，聞衛生部試驗後，已定爲一九四七年肺病測驗特效藥。

本刊徵求各地特約經售啓事

本刊自出版以來，深得各界之贊助，茲爲謀能爲全國各地文化服務，極望各地書批戶及新創書局同行，鼎力爲本刊推廣銷路。凡有志特約經售本刊者，請惠函南京碑亭巷慕慈里五號本刊經理部，示明代銷冊數，及付款辦法，經雙方同意，當特別優待批售折扣，此啓。

本刊推銷辦法

一、各書店批發本刊十份以上者以七折計算。五十份以上者以六折計算。一百份以上者以五折計算，書款一次付清。

二、機關學校團體集體訂閱八折優待。

三、學術性研究團體訂閱或推銷、一律七折優待。

四、刊費請由銀行或儲匯局匯下，郵票以九折計算。

五、本刊一律平寄，寄費由本刊負担，但欲掛號或航寄者。掛號費或航空費由訂閱者負担。

徵稿簡則

一、凡屬論評，各種學術研究及科學發明之報導，關於婦女之各種測驗，及調查統計資料，介紹各國先進婦女之事業及著作，世界婦女動態，各地文化消息，中外婦女史話及傳記，生活常識，新著作介紹，文藝、讀者通訊、插圖、漫畫、木刻等各種文稿，不拘創作譯述，均所歡迎。尤盼婦女投稿。

二、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請勿用鉛筆或兩面書寫，并請於正文內加新式標點符號。

三、來稿最好在五千字以內，長篇著作，請作者自分章次。

四、如係譯稿，請附原文，或詳示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略歷、出版日期及地點。

五、投稿者請註明本人真實姓名，略歷，及通訊地址。揭載時署名，由作者自定。

六、來稿如有插圖，請用墨筆繪就，俾便製版。

七、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八、來稿刊登與否，概不退還，惟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足郵費者，得予退還。

九、來稿經採登後奉酬每千字五千元至一萬五千元之稿費。

十、本刊於出版時發現來稿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十一、來稿經本刊揭載後，其著作權仍歸著譯者所有，但如印單行本時，本月刊社有優先出版權，而本社選刊專集時，亦得自由採入。

十二、來稿請掛號寄：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五一九號
經中華郵政局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執照第一一二四號

婦女文化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第二卷 第七八期

編輯者 婦女文化月刊社
發行者 婦女文化月刊社 南京碑亭巷石婆婆巷慕慈里五號
印刷者 四達印刷廠 南京建鄴路鴿子橋鍼莊街十三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訂價

半年五冊	四萬元
全年十冊	捌萬元
零售	捌千元

廣告價目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頁
封底封裏	五十萬元	三十五萬元	二十五萬元
刊內插頁	廿五萬元	十五萬元	十萬元
封底裏	卅五萬元	廿五萬元	十五萬元